

### 作者簡介



司徒焯正生於中國廣州，在香港協同中學畢業後即赴美國深造。先後在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及耶魯大學獲碩士學位，並在富勒神學院獲博士學位。作者熱心教育事業，創立教育文化基金會及環球傳播中心，兼任總裁，全力拓展電視傳媒事工。一九九九年被選入美國名人錄，現任美國加州亞蘇莎太平洋大學校董。作者任西雅圖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逾十年，一九八〇年接任中國佈道會美國總會會長，福音腳蹤遍全球四十餘國。著有《近代神學七大路線》和《翻山越嶺》等。

十九世紀末，十位來自劍橋和牛津的愛主青年，順服主呼召，甘願放棄福祿榮華，披堅執銳，擁抱福音使命，深入異文化的國度，分別獻身中華大地、印度、埃及和日本。他們愛人靈魂的熱情、自我犧牲的勇氣、為主燃燒的忠心，成為後世神僕人長青的楷模，至今仍於漫長的宣教路上發熱發亮。

## 目 錄

時代挑戰 (代序) – 戴紹曾

序

鳴謝

轟天動地的劍橋七傑 Cambridge Seven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施達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蓋士利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司米德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章必成 *Montagu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杜明德 *Arthur Twistle Polhill-Turner*

杜西瑟 *Cecil Henry Polhill-Turner*

移風易俗的牛津三豪 Oxford Three

亞次保 *Roderic Thomas Archibald*

紀亞納 *William Henry Temple Gairdner*

威爾奇 *Paget Wilkes*

## 時代挑戰（代序）

戴紹曾

《英倫十大豪傑》是一本值得信徒研讀的傳記。特別是對傳道、宣教同工以及青年信徒事奉的心志，必有很大的助益。

「英倫十大豪傑」生長在教會復興之時。在信仰生活上，他們清楚個人的得救，而且能對付罪，過聖潔生活。在事奉操練上，他們時常作個人談道的工作，並且勇敢的走上宣教工場。

深盼本書讓我們看見今天傳道、宣教同工所需要的三個要素：

「愛人靈魂」。這十大豪傑愛人靈魂的心，實在令我們感佩。其實，他們都是當時出類拔萃、學有所長的精英，許多人還是家境富裕的孩子。然而，他們卻為熱愛人的靈魂，走上宣教之路，苦練當地語言，甘心過清苦的生活。

「至死忠心」。十大豪傑聽從主的呼召，如同雅各與約翰，他們用信心回應主的呼召，馬太福音四章廿二節記載「他們立刻捨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十大豪傑中許多人甚至埋葬在心愛的中國。相信「至死忠心」的，必得生命的冠冕(啟二 10)。

「鼓勵後進」。十大豪傑中，有多位不僅自己獻身為主，他們看到自己的兒子蒙主選召時，他們的心得激勵、受安慰。期盼在今天，有更多中國的基督徒父母，願為神國度的拓展，鼓勵子女愛主、獻身、事奉主。

「英倫十大豪傑」所帶給我們的信息是：「除非你完全降服於祂，你不能知道祂的心意；你一降服了，祂就會指示你應做甚麼。」(God does not deal with you until you are wholly given up to Him, and then He will tell you what He would have you do.)

同窗摯友司徒牧師以十年的工夫從事研究、查考、寫作到出版本書，深信祂必使用，使讀者愛主和服事主的心志被更新。

## 序

司徒焯正

一九五五年四月復活節期間，我在香港蒙恩得救受浸歸主後不久，就讀到「劍橋七傑」英文版。該書紀念英國七位大學高才生蒙主呼召，獻身赴華七十周年。該書序言中提到兩個人，一個是司可福，他是牛津大學畢業的一位年輕而出色的醫生，正在中國山西太原切切為中國千萬生靈禱告，求上帝差派更多宣教士到中國傳福音。另一個是戴德生，他年輕時在英國倫敦學醫，二十一歲那年首次到中國宣教，更壯烈地宣告：「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正當司可福在太原跪下禱告那年，戴德生在倫敦招募了「劍橋七傑」準備啟航到中國。

多年來，我對這些宣教士的事奉和貢獻都萬分敬佩。在耶魯大學期間，又與戴德生的曾孫戴紹曾同窗，通過與戴紹曾的交往，使我更深地認識到戴氏五代愛主的異象和愛人的熱誠，了解到其對獎掖後進、海外差傳之不遺餘力。有關「劍橋 傑」來華後的活動，在幾本戴德生傳中略有提及，但是有關「劍橋七傑」的家庭、奉、成就、困難，則沒有任何詳細記述。

這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是在一九九一年。我在中國佈道會總會事奉滿十年後，第一個休假期共三個月，期間有幸被英國牛津大學接納為訪問學者。在那三個月的進修和寫作期間，我曾多次到劍橋大學，找到好些資料，影印帶回美國。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在「劍橋七傑」蒙召赴華的同時，上帝的靈也在牛津動工。根據史學家凌努士 (J. S. Reynolds) 指出，從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十五年間，至少有二十一位牛津高才生受感動，獻身海外宣道工作。只是沒有一位參加內地會或其他差會來中國傳道。不過這班精英卻把天國福音、永生真理傳遍世界其他各大洲。我特別選了三位影響極大的牛津學子生平事略，以牛津三豪為題與讀者分享，展示他們在印度、埃及和日本的奮鬥與成就。

為什麼這本小書延到十多年後方出版呢？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因工作繁忙，無暇寫作，可能這是一個無能者的推搪。其次是因資料不夠，難以動筆，確實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最後是因思潮挑戰不足，缺乏內心動和傻勁。

但是感謝主，到了二〇〇一年，上述三個難題都順利獲得解決。那年夏天，董事會再次鼓勵我，利用第二個假期，到英國去進修，超過三個月也不成問題，因為中國佈道會美國總會的行政運作有足夠同工分擔。於是我又來到劍橋，幸有劍橋大學圖書館長的指導，

尤其是古卷珍藏庫主任的協助，在一個月內搜集到豐富的資料，對「劍橋七傑」的生平、工作和影響有更深的考證。

如果這本書能在二〇〇四年問世，正好紀念戴德生在英國招募到「劍橋七傑」準備赴華宣道一百二十周年。

這個構想，使那份潛埋了多年的寫作思潮，好像又被沖激起來。翌年夏天，我帶領一隊十三個成員的「活潑見證合唱團」，到烏克蘭首都基輔及俄國首都莫斯 作為期三周的巡迴佈道和演唱。這班愛主青年們的愛心、熱誠、堅毅、創新和異象，使我內心的靈火燃燒起來，在餘生更火熱事主。從東歐回美後，我協助十九位來自中國的宗教領袖、教牧同工、學院教授，在加州亞蘇莎太平洋大學接受兩個月的英文課程及口語培訓。在和他們一起生活中，眼見他們專心刻苦向學，又有遠大的異象和託負，更有愛主的熱情，甚受鼓舞。雖然他們經過多年的苦難，生活的壓力，工作的繁重，卻沒有減輕他們對教會的支持，對同胞的關顧，對上帝的降服，使我事奉的心志，更加堅定。我深信上帝正在呼召一羣好像「劍橋七傑」、「牛津三豪」這樣的年青人，獻身事主，使福音廣傳。我更堅信，上帝要裝備一羣中國的忠僕，積極參與普世差傳的偉業，把福音從中國向全世界廣傳。

所以我決心再一次在百忙中，日以繼夜，廢寢忘餐的把這本小書寫完。更希望透過在十九世紀末期那十位年青有為的英國學生，他們的決志、順服、犧牲和至死忠心，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青年學人，甚至一切愛主的信徒帶來一種史無前例的祝福和挑戰，使得更多人肯獻身，由主恩領，到普天下去傳福音，救亡魂，完成主耶穌所託負的大使命。

## 鳴 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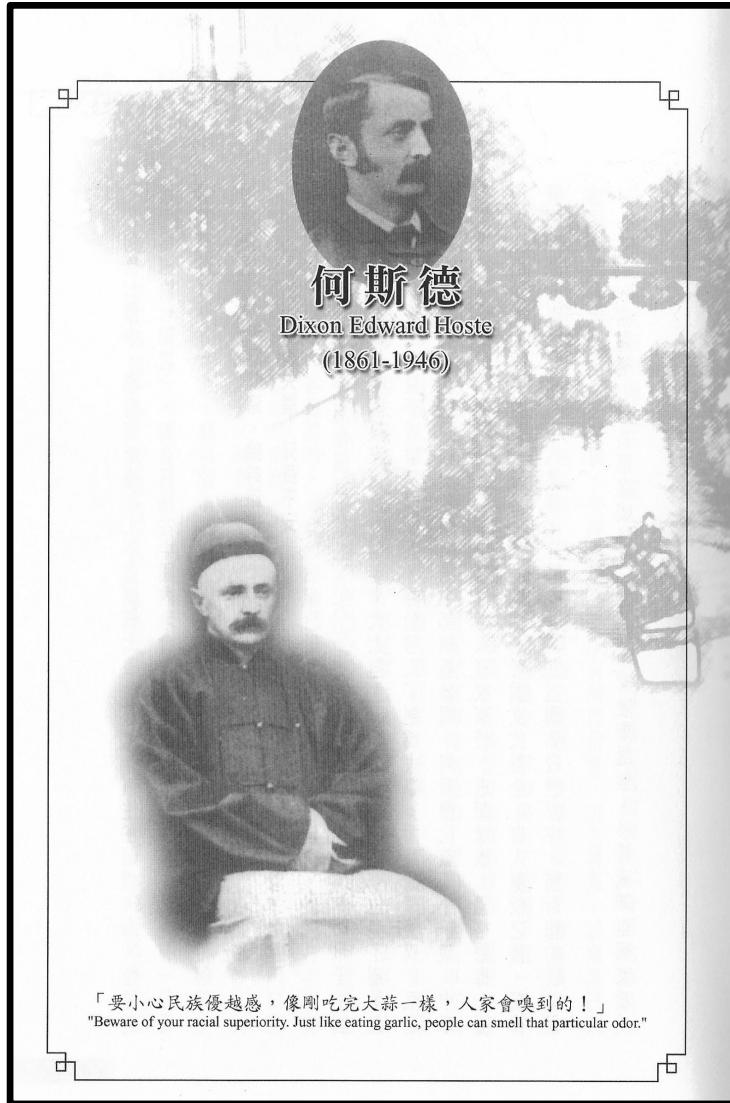
- (一) 戴紹曾博士提供人名資料及撰寫代序
- (二) 海恩賀博士來信及提供參考資料
- (三) 海外基督使團新加坡總部提供資料
- (四) 海外基督使團英國辦事處提供資料
- (五) 英國亞次保夫人來信、贈書及電話協助
- (六) 英國歷史家凌努士博士親自指導
- (七) 劍橋大學圖書館
- (八) 牛津大學圖書館
- (九) 耶魯大學圖書館
- (十) 富勒神學院圖書館
- (十一) 亞蘇莎太平洋大學圖書館
- (十二) 譚金花女士把草稿打成中文編輯稿

# 轟天動地的劍橋七傑

Cambridge Seven



(後排左起)施達德, 章必成, 司米德  
(前排左起)杜明德, 何斯德, 杜西瑟, 蓋士利



劍橋七傑中，唯有何斯德一人不是劍橋大學的學生，但住在劍橋市內。他能夠被列為劍橋七傑之一，而且日後在中國內地會接替戴德生，被神重用，是有一段奇妙經歷的。

**手足情深，弟弟頑梗**

**靈魂失落，兄長不安**

何斯德生下來就活像個軍人，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是他出世的日子。因為何斯德的父親是英國皇家軍官，兩年來太太連生貴子，總希望有一位兒子繼承父業，保家衛國。大兒子威廉是個文人，終於考入了劍橋大學，而且成績優異，又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在校園團契各項活動中都積極參與。何斯德比威廉小一歲，中學畢業後，深受祖父和父親的影響，十七歲考入皇家軍校，思想聰敏，體格魁偉，記憶力特別強，小時候善讀希臘文，背誦長詩，可謂文武雙全。自入軍校之後，紀律嚴謹，深受上級賞識。十八歲那年升為少尉，在這個軍政世家，何斯德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二十一歲那年，何斯德從威特島炮兵隊回家度聖誕假，哥哥威廉也回家看父母。威廉這次回來態度與先前大大改變了，因為當時在劍橋發生了奇妙的事情，就是美國佈道家慕迪在劍橋、牛津兩所高等學府開佈道會，信主者眾。威廉自己因主的聖道所激勵，心裡火熱起來，考慮劍橋畢業之後進入神學院深造，獻身事主。這次知道慕迪佈道團要到自己居住的小城來開佈道會，帶弟弟信主是個千載一時的良機。當然威廉知道何斯德從小就有父母的教導，尤其是母親諄諄善誘，用聖經啟蒙兒女和用禱告支持家中各人的需要。何斯德對信仰是知道和了解的，但入軍校以來，對屬靈的事沒有多大興趣。這次兄弟兩人都回家，威廉心中不斷禱告，求神感動何斯德肯和他一起去參加慕迪佈道會，但這個驕傲的弟弟硬是不肯去。母親也很難過，但她知道兒子的心，也深知神有自己奇妙的計畫。佈道會第四晚，何斯德吃過飯後，一個人在客廳看報。母親和威廉已換了衣服要趕去佈道會。母親再次邀請他同去，何斯德還是沒有興趣。母親闊步往門口走出去了。威廉在急忙中往門口衝去，經過何斯德的身旁，誠懇地叫了一聲：「老弟，我們一起走吧。」很奇妙，何斯德把報紙扔在地上，到房間拿了一件大衣，兄弟兩人快步來到佈道大會那幢圓頂大廈。

他們坐在最後一排，牧師的介紹，詩班的歌頌，慕迪的講道，也是那套指責罪惡，警告眾人逃避末日審判和早日獻身事主的老生常談。何斯德似乎沒有任何感動。不過，那天晚上慕迪的禱告卻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何斯德說：「慕迪真的和神講話，那麼親切、坦率。」人可以和神有如此親密的關係，這一點感覺接連幾天在何斯德心中徘徊。到了佈道會最後一天，何斯德目送父母和威廉出門去參加佈道會，自己卻溜到後廳，進退兩難，苦惱不堪。

慕迪像過往每晚聚會一樣，盡心竭力的把福音真理、十架大能和事奉喜樂宣揚出來，誠懇閉目為會眾禱告，最後呼召決志者到講台前。威廉默默地為弟弟禱告，突然在台前的人羣中看見那個英俊魁梧的何斯德，安靜而肯定地在眾人面前接受了耶穌基督。那是奇妙、

安慰和喜樂的場面。回家途中，兄弟兩人覺得在人間短暫的手足親情，已經進入永恆的國度了。

### **放棄軍政生涯**

### **獻身為主爭戰**

何斯德在慕迪佈道會最後一晚的決志，對外人似乎是個平凡的行動，但對他來說卻是個非常的抉擇。他對聖經特別感興趣。兩個星期後，他覺得傳福音，救靈魂，改變人的生命是多麼有價值的偉業，於是決心要到海外去傳福音。當父親聽到這個人所共賞的年輕軍官要退伍去海外宣教的消息，實在難以置信，竟然一口拒絕，還把何斯德教訓一頓，指出這個兒子靈命尚淺，事主是好，但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以致後悔莫及。

何斯德是個軍人，知道父親嚴辭相勸，必定有其智慧，只有順服。假期結束後回到炮兵隊中。但是他歸隊後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向指揮官報告，自己在慕迪佈道會中決志信主，而且願意一生事奉基督。指揮官聽後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屬靈的生命力在何斯德的新生中急速擴展。哥哥威廉不斷為何斯德禱告，也把神在劍橋基督徒學生中所掀起的海外宣教熱潮告訴他。

獻身後幾個月，那是一八八三年的春天，何斯德接到有關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消息，對戴氏的奉獻事主、憑信心入中國內地、廣傳福音、拯救亡魂深受感動。他曾寫道：「中國人屬靈的需要開始成為我的負擔。」但是父親當初的反對該怎樣去應付呢？五月間，何斯德收到父親來信，說明如果何斯德真決定要去海外傳道，又是神清楚的呼召，父親不會攔阻。何斯德有父親的允諾，便毅然約見戴德生。八八三年八月一日，何斯德向戴德生表達決心要到中國去傳福音的那天，正是司可福在上海突然因惡性白喉症與世長辭的日子。司可福垂危的禱告蒙神應允了。劍橋七傑中，何斯德是第一位申請往中國的。他年輕時代就充分表現出順服權威、果敢勇毅和寡言重義的性格。神早就選上了他，把他放在中國，讓他的生命在中國人當中如明燈照耀了六十年。

### **禱告就是工作，也是戰爭**

### **宣道既是天職，更是權利**

劍橋七傑之中，最能適應中國內地會的行政措施和傳道策略者，就是何斯德。七人聯袂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抵上海後，分成幾隊向各地進行福音工作。何斯德、司米德

和蓋士利一隊由上海向北京出發，一路蒙神祝福。西教士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聯合禱告會，打破宗派的界限、種族的歧見。為了福音，大家同心禱告，二十五個西教士聯合簽名，反應非常踴躍。聖靈的大能在禱告會中臨到眾人，大家靈命得以復興。其後，何斯德在太原、平陽各處都專心工作，成績斐然，特別蒙戴德生的欣賞。一八八七年和司米德在洪洞傳道，與席勝魔牧師同工。當時有二百一十六位村民，同心信主受浸。消息傳開，轟動一時。一八九一年又有五十位受浸。

翌年十月又有五十一位受浸，教會人數日增。何斯德三十四歲那年，戴德生邀請他擔任山西區監督要職。同年（一八九五年），正遇四川到處暴動及八月的谷成大屠殺。幾年後，慈禧太后宣告排洋政策。接著是義和團之亂，宣教士和所有的福音工作都大受打擊。何斯德蒙主保守，僥倖逃生。

在工作上，何斯德很精幹認真，經常隨戴德生出國聯絡和佈道。曾遠赴澳洲，學習行政、指揮、拓展和策畫工作。戴德生看重何斯德在禱告方面的造詣。何斯德認為禱告就是工作，禱告就是戰爭。所以他在傳道工作上的成功，完全依靠「屈膝禱告」的功夫。傳福音不單只是一個天職，也是基督徒的一個特權，因為不傳福音我們便有禍了。

### **求婚未遂，傷心欲絕**

### **主愛無邊，有情人終成眷屬**

何斯德是個生活嚴謹的軍人。平常工作極認真，寡言笑。到中國來工作已經五年，快到三十而立之歲，但是連談戀愛的機會也不多。在同工中有一位姬肖黛小姐，是戴德生大妹妹的長女，美麗可人，只是體弱，常常生病。何斯德很喜歡她，但不知如何示愛。一八九〇年，姬肖黛小姐病重要回英國，何斯德鼓起勇氣向她求婚。姬肖黛小姐表示萬分感激，無奈自己此次回英，身負重病，生死未卜，豈敢以身相許，她毅然拒絕了他的愛意，隻身回英國去了。

何斯德失戀的打擊，箇中痛苦，難以言宣。當時有點失意，自歎不如人，還以為自己無能，何必高攀？他想姬肖黛小姐是名家之女，聰明能幹，主理內地會總部事務，易如反掌，或許不想下嫁這個軍人出身的宣教士而以重病回國為託辭吧！矛盾的心境始終藉著禱告和交託安靜下來，更努力投身於主的聖工上。壹料三年之後，姬肖黛小姐在英國休養過一段長時間，恢復健壯，再來中國和何斯德結婚。其實姬肖黛小姐是深愛何斯德的，只因自己疾病纏身，豈能因兒女私情，連累何斯德的前途和神的工作呢，故忍痛回國，然而

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三年的分離，使他們二人的心因關山萬里的阻隔，而在靈裡拉得更近了，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的婚姻把兩個生命聯結起來，在短暫的人生路途上度過了五十個寒暑，最後還是體魄強壯的何斯德目送愛妻先回到天家。

### 勇於改革，承先啟後

### 鼓勵華人教會獨立

義和團之亂後，西教士被殺者不少，福音工作大受影響，僥倖逃生的也有許多被調回國。何斯德在痛定思痛之餘，回顧過去多年來中國內地會及其他西方派來的教會機構，均以西教士為主，一切行政、經濟、措施都與華人脫節，更沒有任何長遠計畫訓練華人接班，一旦西教士撤退或被迫離開，神的工作就陷入真空狀態。所以動亂後一年，何斯德立即提出改革，提拔有才幹、虛心、靈命好、不爭權的中國同工，教導他們事奉的方法，肩負重要職位，為主犧牲，建成自立的華人教會。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建立一些以華人領導的中國教會。」教會自立這種創見，在當時一貧如洗的華人社會，談何容易？數十年來，西教士都在領導位置，養成華人嚴重依賴的心態；華人領袖增多，無形中削弱了西教士的權力。種種因素，使何斯德的創見仿如幻夢。不過，戴德生早已選定何斯德接替他的工作，立即委任他為執行總主任。到一九〇五年，戴德生逝世後，何斯德全權負責內地會一切工作，改革進展神速，有四方面值得一提：

第一，鼓勵西教士通力合作，積極訓練華人同工。

第二，廣設訓練站、栽培班、聖經學校，在教義上、佈道法上、治會學上全盤教導華人。

第三，開拓新工場，向中國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發展，推動福音工作。一九二七年「前進運動」的四大綱領，就是針對這項計畫而設的。

第四，盡量與中國教會、華人同工合作，一起推動內地會範圍內的聖工，也協助其他工作。

據統計，一九〇五年，即戴德生離世那年，內地會的中國信徒約有一萬人；到了一九二〇年，受浸會友增加到五萬二千人。何斯德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退休時，內地會在華教士約有一千三百六十人，教會約有一千二百間和二千多個福音站，受浸會友約有七萬五千人。中國領袖人數大增。當艾德理 (David Howard Adeney) 在一九三四年從英國到上海與何斯德見面時，何斯德開門見山第一句話便說：「艾德理先生，要小心民族優越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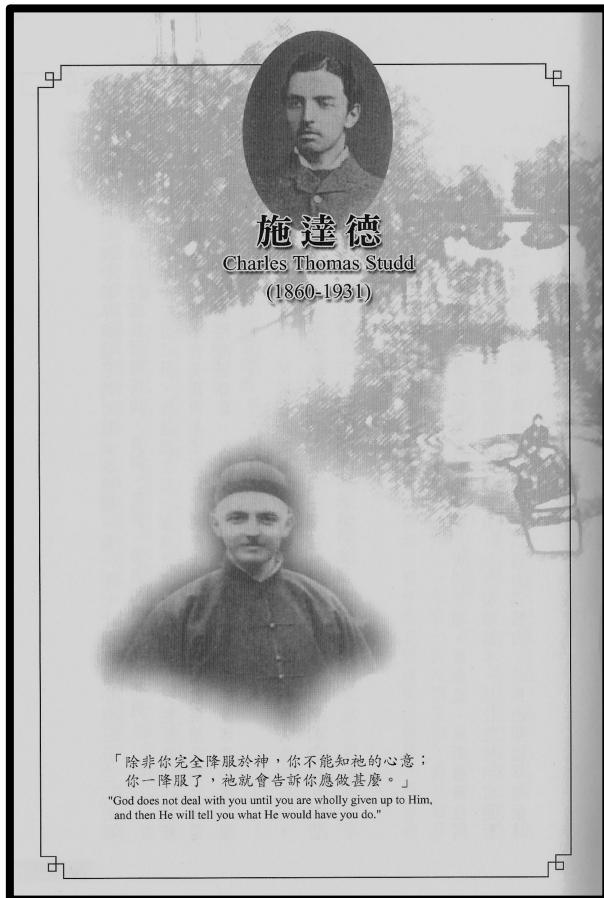
像剛吃完大蒜一樣，人家會嗅到的。」何斯德在破除「基督教是洋教」這個觀念上，下了不少功夫。

### 退而不休

### 異象常新

何斯德退休後，仍留在上海內地會總部。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人民受害無數。一九四一年，日本攻佔上海，把何斯德和其他西教士都監禁起來。為主勞碌一生，晚年還要受日本人的凌辱，他沒有拿起槍來，相反的，他舉起雙手為仇敵禱告，求主早日賜下和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老兵何斯德身體衰弱蒼老了，八十多歲的老翁，在中國住了六十多年，趁著還能走動之日，寒冬之前便回英國倫敦休養。翌年，有些朋友來探望他，發現屋中簡陋，病房中更形清冷，有人問：「你喜歡花嗎？」他以軍人的口吻回答：「不特別喜歡……」過了一會，雙目發出溫柔的光芒，臉上露出晨曦的微笑，口裡說：「我看見一個美麗的異象……」「甚麼異象？」朋友都走近床前。「我見到耶穌便感動到流淚……見到耶穌是個多麼美麗的異象！」

那天是五月十一日。兩目安閉時，他已在地上看過了八十五個春天。劍橋七傑中，何斯德是壽命最長的一位。



劍橋七傑中最早負盛名的可算是施達德。他一生七十個寒暑中有三分之二的年日，是為了福音的緣故而與疾病、貧窮、批評、譏諷和辱罵作生死戰。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二日，施達德生在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父親原在北印度經商，擁有兩個大茶園，在英國南部老家除了那座大古堡外，在倫敦海德公園北面還有一座大廈。施達德有兩個哥哥，又得父親所愛，在富裕環境中的童年生活實在樂極忘形，家中養了二十四五匹馬，每天以打獵、賽馬、板球為樂。

施達德十六歲那年，父親在一次慕迪佈道會中信主，改變了整個人生的方向，也深深地影響了三個兒子，三兄弟都先後一個接一個皈信基督。他們的悔改，為當時的教會、學校、社會，並後世的國家和民族帶來莫大的影響。

## **英板球最佳健將**

### **破全國最高紀錄**

一八七九年，施達德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與司米德、章必成、何斯德幾位同為新生。其實施達德三兄弟都是傑出的運動員，也是板球能手。三位先後均當過板球隊隊長，唯有施達德這個小弟弟球技超人，以毅力與體力，成為出類拔萃的板球名將，報章電台均大加報導。到一八八三年，施達德已是個家喻戶曉的名人了。遠近學生把他捧為偶像。當年的運動百科全書這樣記載：「有一位球員把板球三項的風頭都佔盡了，幾年來把持著全國板球運動第一把交椅。」

施達德還經常出國比賽，據報導說：「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四年中，他是個罕有的運動全才。他的擊球和投球都是首屈一指的，擊球的姿態優美而輕鬆，投球的準確打破了全國紀錄。」

在這個競爭狂熱的時代，擁有貴族的社會背景，加上超人的成就，對施達德來說確是得天獨厚。他在英國體壇上可以扶搖直上，成為世界馳名的板球手，名利雙收，前途無可限量。

## **功名利祿皆空虛**

### **全力事主最滿足**

施達德生在一個富有善良的家庭，在成長過程中深受基督教的熏陶及父親信主的感人經歷影響，可是自己的信心歷程並非沒有疑雲與挫折。小孩子時代，他們三兄弟都覺得宗教儀式枯燥無味，上教堂是件苦事。當初知道父親成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心中還有點厭惡和受不了。對父親的愛心行動，施達德有這樣的回憶：「我不滿意父親的做法。他常常晚上到我房間來，問我悔改了沒有。後來我一見門要打開，便立刻假裝熟睡。倘若白天見到他進來，我就急忙地溜到房子的另一頭了。」這種反叛心態是正常的，但也是痛苦的。

在劍橋大學幾年多姿多采的生活中，施達德成為了板球聖手。他氣質高尚，外表英俊，心地善良，頗受大眾歡迎，也經常去教堂，參加禱告會、查經班等，如此宗教生活，並不能說毫無意義，但他從未主動去領人歸主。當他從澳洲比賽回英後，靈程上起了波動。眼見幾位同學在事奉主及傳福音上都有積極的表現，而自己卻是無動於衷，難怪他後來痛惜地感歎道：「我很自私，擁有基督的愛而不告訴別人，結果我對神的愛漸漸冷卻，愛世

界的心乘虛而入。」他還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虛有其表，含糊不清，氣息微弱而剛愎自用。想尋找聖經中隱藏的真理，但沒有順服，也沒有犧牲。」

但是同年年底，施達德的二哥病倒了，而且有生命危險。坐在二哥病榻旁邊，看著窗外的花園，聽著街上的車聲，施達德猛然對生命有了新的感覺。「人生在世有甚麼價值呢？」

他還這樣寫道：「夜夜我坐在他的身旁，看他在生死間掙扎，神讓我認清這世界的榮譽、享樂、財富所值幾何？這一切對我二哥都沒有意義了。他所關心的只是聖經和主耶穌基督，神也把這功課交給了我。」

施達德決心奉獻事主和到中國去這兩件大事，並非一時衝動的抉擇，而是經過多次衝擊、掙扎、禱告、尋求才得到清楚的指示。除了親眼見到二哥在病榻纏綿外，翌年夏天，自己的精神、體力也呈現崩潰的情況，於是他決定到鄉間去靜養幾個月，多用時間來讀經、禱告和尋求神的引導。結果他決意先去讀法律，更好的充實自己。但是當他十月初回到倫敦海德公園公館時，又覺得如此決定有點自私，他寫道：「神所賜給我的，養生是綽綽有餘。細思之下，我豈能將我今生的黃金時代浪費於追求功名利祿的工作上，卻眼睜睜地看著千萬生靈，未聞基督福音而走向死亡？」

經過將近九個月的追求、掙扎，施達德的心境終於平靜下來了，多次用聖經的話來印證自己向神降服的心志，也虛心地跪下禱告，從心底裡唱出詩人何法高所寫的那首名歌：

「我一生求主管理，願獻身心為活祭。」

### **梯山航海為福音**

### **世上財產全盡送**

施達德獻身傳道的大事解決了，也享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和「說不出來的喜樂」。只是到哪一個工場事奉，還未有清楚指示。初時，他認為「英國已經夠大了」，他有強烈的信心，必定可以有力地在祖國為自己的同胞做美好的見證，帶領多人歸主。可是神的意念卻高過他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過他的道路。

一八八四年的初冬，好友司米德到倫敦特地去拜訪施達德一家，同時邀請施達德在禮拜六晚上去參加在中國內地會總部舉行的歡送會，歡送麥卡悌 (J. McCarthy) 先生回中國去。這個平常的歡送會在施達德的生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再一次受到這位內地會元老的鼓勵，看見更大的異象，看見更大的禾田。所以當歡送會將要結束大家同唱「耶穌領

我」這首詩時，施達德差一點當眾站起來表明自己決心獻身去中國。但是他沒有這樣衝動，他的心還為一事猶豫。他一點不在乎結束板球生涯，也不在乎放棄國際體壇的聲望，更不在乎朋友的反對或譏笑，至於要為福音而犧牲受苦，正是他心中所期望的。最嚴重的一件事，他知道如果母親聽到這個愛子要離開英國，梯山航海去中國傳道，必定心碎。施達德向來極愛母親，他實在不能棄她而不顧。矛盾中，他打開袖珍聖經，從馬太福音十章中的真理之言得到答案：「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他知道神要他去中國。在回家途中，和司米德兩人坐在馬車上，施達德把去中國的決定告訴老友。二人在喜樂和讚美的心境中道別，結束了十一月一日這個大有意義的星期六。

施達德回家後立即把心中的決定告訴大哥，消息傳到母親耳中，確是晴天霹靂，她痛不欲生。那兩天，施達德全家好像惡夢纏身，當然施達德本人也很難過，大哥的勸告和指責是應當重視的，只是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兄弟二人跪下禱告，把這件大事完全交託，讓神的手來親自恩領。施達德回憶寫道：「當晚，我幾乎不能入睡，好像聽見有聲音一再說：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詩二 8）

施達德的決心是不能動搖的，戴德生知道了他的抉擇，當然萬分歡迎這位生力軍加入傳福音的行列。戴德生、司米德和施達德決定年底組織佈道隊，走遍英格蘭及蘇格蘭，廣泛接觸青年人，傳播海外佈道異象。雖然戴德生很快將於一月中便離英返中國，但他心中禱告，希望劍橋人馬可以增至七人，大家一同啟航到中國，聖誕節期間已招募五位獻身去中國。

翌年（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日，星期六，施達德在豪柏利的杜太太家主領「村民下午聚會」，其實杜太太一直都希望自己兩個兒子不要像施達德和司米德那麼狂熱要去中國。奇妙的事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就在這個周末，杜明德、杜西瑟兄弟與施達德、司米德有一段「很安靜蒙福的禱告」，兄弟二人同時決志加入佈道團，與其他五位一同出發到中國去。自此之後，「劍橋七傑」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了。七位終於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五日早上九點半，道別了一羣在倫敦維多利亞車站的親友，到法國的卡來海港，啟航往中國去。

施達德離英赴中國之前，曾經和戴德生談過一件很重要的私事。按照施達德父親的遺囑，當幼子達到二十五歲時可以承受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遺產。一旦隻身離家遠航，未知歸程何日，對這筆金錢應有妥善的安排。施達德二十五歲生日那天，隻身來到重慶，僕僕風塵，為了把福音傳給中國人。他收到英國家中律師和銀行來信，通知他應急速辦理認領遺產的手續，他才知道那份遺產是那麼大，至少有現款二萬九千英鎊。當時的施達德對金錢毫無興趣，視為身外物。他想到一連串的聖經教訓。耶穌對那青年的官說：「你還缺

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可十21)初期教會的例子：「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二 44-45) 於是施達德決定把自己應得的一份遺產，完全盡送，為主的聖工而用。當他到英國領事館簽署一些有關遺產及餽贈文件時，需要領事鑑證。辦事人見到這位青年人的傻勁，勸他回去靜心考慮清楚，兩周後再談，免致因一時衝動而誤事，所以領事不肯簽。施達德無可奈何，只好等候兩周，再把文件拿去領事館由領事簽妥寄回英國，完成了他對主的一個宏願和顯出他愛主的一個行動。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三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施達德用向天國投資的心態，寄出首批捐款二萬五千英鎊。其中五千英鎊捐給美國佈道家慕迪先生的聖工，希望慕迪能到北印度去佈道，把福音傳給印度人民，因那是施達德父親經商發跡的地方。慕迪未能如願，只把這筆捐款用在芝加哥創辦慕迪聖經學院，訓練天國工人，到全世界去傳主福音。其次五千英鎊捐贈與英國慕勒先生的孤兒院，五千英鎊送給倫敦著名的白色教堂主管賀蘭先生，大力協助市內貧困無依的可憐人，最後五千英鎊送給印度救世軍的慈善工作，其餘五千英鎊分別送給五位熱心事主的朋友每人一千英鎊。

後來，又接到通知尚有餘款，施達德就按數送給中國内地會。這件轟動性的捐贈還有一段小插曲，就是當施達德和柏斯麗小姐結婚前幾天，施達德發現自己戶口裡還有三千四百英鎊，於是把這筆餘款當作一份愛的禮物送給新娘。當柏斯麗小姐知道詳情後，她對施達德說：「親愛的，主耶穌對那個青年的官怎樣說呢？」「變賣所有的。」施達德回答道。柏斯麗小姐平靜地勸他：「那麼，我們的婚禮應該從零開始，與主有一個清楚的開端。」於是在一八八八年七月三日，二人用心寫了一封長信給英國救世軍創辦人卜維廉，把全部遺產餘款捐贈給救世軍。全封信沒有提到施達德的名字，最後只說捐款人是「照樣行的一位」。

### 情書頁頁動肺腑

### 熱淚行行鉤心弦

施達德的戀愛史也是一段感人的故事。柏斯麗小姐是生於愛爾蘭的一位金頭髮、藍眼睛的漂亮女子，比施達德遲兩年來到中國上海，加入宣道的行列。這對情人首次會面可能是在一個向海員傳福音的晚會上。施達德領會眾唱詩。當唱至「興起，興起為耶穌」這首輕快而興奮的聖詩，他突然宣布，請大家從地上站在椅子上齊唱，氣氛更濃。會眾當中，那位活潑可人的柏斯麗小姐也站在椅上唱得特別起勁，歌聲也動人。當二人四目交投的時

候，就確定了「一見鍾情」這句話的真實性。後來，施達德回到華北內地，柏斯麗留在上海，兩者的愛情要靠書信來互通了。

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施達德在信上說：「日子一天一天地飛逝，我心中確是再次感覺到主的美意是無可置疑的。自從收到你的信後，天地萬物彷彿停頓了，放下了工作、飲食和睡眠，專心尋求主的聖面和美意。我深深地覺得主一直在引導，每天給我指示和鼓勵，使我有勇氣單單的求祂將你賜給我。」這封長信繼續說：「我不能擔保我們今後的日子會鳥語花香，很可能是一條痛苦艱辛的路徑，若不是我深知你確是一位神的使女，根本我也不敢夢想妄求。我所盼望的心上人是一位基督精兵，一位伙伴。我們的一生，將會是信心的生活和戰鬥的日子，深深體會到人世間實在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我們所戀慕的就是天父家中那個永遠的天家。求主親自恩領你。」

一八八七年十月八日，施達德的心境顯得更迫切了：「我請求你，親愛的，姑勿論我們兩個生命結合或分離，但願我們每天同有一個心願：把自己獻給主。前路如何，由主恩領，不要自我陶醉，誤己誤人。我也決心寫信給母親和其他朋友透露我的心聲。我實在不能再把我的愛意保密起來。有時想起來也好笑，因為我對你認識太淺了。親愛的，我連你的年齡也未得知，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就是你確是一位愛主的女子。祂把你的心連在我的心上，也把我們聯在一起為祂作工。讓我們盡心盡意為祂而活，直到祂再來。」

一八八七年十月十四日施達德信上情感更豐富了：「我愛你，因為你愛主耶穌；我愛你，因為你熱愛主的工作；我愛你，因為你對主有信心；我愛你，因為你深愛人的靈魂；我愛你，因為你給予我那份強烈的愛情；我愛你，那個單純的你，我永遠地愛你。我愛你，因為主把你成為我生命的祝福，使我的靈魂如火挑旺；我愛你，因為你會使我充滿生命力向前奔跑，而且跑得飛快。主耶穌把你賜給我，確是一份大禮，就是終生感激，豈能盡達呢？」

這對戀人終成眷屬。一八八八年，由席勝魔牧師主禮，然後到天津英國領事館舉行正式婚禮。沒有特別的禮服，只穿便裝；也沒有大排筵席，只是清茶淡飯；更沒有千金嫁妝，只在新娘子的白長衫上繡了「結合為主而戰」這句動人的心聲。

深入內陸嘗百苦

指出生路救萬人

施達德和新婚妻子柏斯麗決心在婚禮後一同深入中國內陸，為主開荒。一八八八年  
的龍岡府還是一個非常落後、危險的地帶，交通又不方便，到處垃圾，臭氣薰天，沿途是  
歧視的目光。他們翻山越嶺，舟車勞頓，冒著風雨，踏著泥濘，置生死於度外，為要搶救  
中國人的靈魂。

他們來到一個小鎮，要住下來卻無容身之地。當地人看到「鬼子」就嗤笑和辱罵，  
最後他們向村民租了一間「鬼屋」，四壁蕭條，石板地，中間一個火坑，床榻是一塊凹凸  
不平的棉褥子。在中國十年生活，頭五年就活在這種非人的困境中，和中國人一樣受苦。  
正因如此換取了當地老百姓的歡迎、接納和尊敬。福音的真理從生活的體驗中傳揚開來，  
放聲傳道於是更容易了。

施達德的主要工作是設立戒鴉片煙療養院，向受鴉片害者傳福音。幾年間，至少有  
八百多人完全戒掉了煙癮，身體康復，靈魂得救。柏斯麗只在倫敦皇家醫院受訓過兩個月  
便到中國來。在內地遇到成千累萬的婦女和小孩都需要醫藥和護理，十年如一日，這位金  
髮女郎，穿上村民的麻衣，帶著喜樂的心情，幫助了不少婦女，治好了不少兒童。在這個  
重男輕女的社會裡，有些村民生下男孩則謝天謝地，若是生下女孩就立刻拋給大狼吃掉。  
施達德夫婦結婚後，在中國共生下五個兒女，頭四位都是女兒，第五位生下來一天便夭折了。  
多年後，他們回到英國，生下第六位，是個男孩，舉家高興，可惜這個孩子活了兩天  
便棄世身亡。生養孩子對年青的柏斯麗實在是個天大的挑戰，在中國內地生五個孩子都沒有  
醫生和護士幫忙，完全靠夫婦二人同心協力把孩子迎接進世間來。這位年輕的母親，經  
歷過無數孤單、寂寞的黑夜，流過萬點千行的眼淚，但是為了丈夫的事奉，為了生命的見  
證，她決心從不露愁容，口中也不發怨言。十年的苦練，這位金髮女郎成了一個能經百戰  
的鐵娘子。

歲月催人，力不從心。這對基督精兵終於筋疲力乏，無法支持了。一八九三年春天，  
才三十三歲的施達德病情嚴重，危在旦夕。他要求同工用油膏抹他的全身。同工問他應否  
設法回英國求醫，他堅決要留下來，除非有主明顯的啟示。膏抹後，病情好轉，和病魔爭  
鬥了一年。柏斯麗的健康亦形崩潰。經過多方禱告，全家決定回英養病。一八九四年，夫  
婦二人，拖著三個大女兒，手中抱著幼女，在淚眼晶鑒、列隊相送、依依不捨的情景下，  
忍痛離開了事主十年的中國，從上海乘船回英國了。

獻身印度傳主愛

慈父遺願得顯揚

施達德夫婦和四個女兒回英後，靜養了幾年時間，等候神的指示，再上戰場。這期間夫婦二人曾經多次到美國各大學傳福音，深受歡迎。一九〇〇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之亂，再返中國似乎絕望了。回憶孩提時代，父親在印度經商，對印度風土人情、語言文化也有點認識，印度人也需要福音。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施達德又蒙神的指示要遠赴重洋去印度為主作工。這也是他父親臨終前的心願，希望自己的兒子有一天能把救恩帶給印度。

當時南印度聯合教會知道施達德有意到印度，立即邀請他來牧會，於是施達德家又浩浩蕩蕩的抵達印度。在那裡六年（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六年）除了與哮喘爭鬥之外，也建立了不少聖工，救人無數。柏斯麗寫信回英國報導喜訊：「每星期至少有一至三個人信主。」最值得施達德夫婦安慰的就是四個女兒都在印度信主得救，一同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受浸之前施達德在家後園花圃四周用厚膠布封好，像一個浸禮池。柏斯麗寫道：「那天，天氣清冷，一早就有成羣結隊的印度孩子，每人提著一桶或一瓶熱水輪流倒注入花圃中，四個女兒在會眾歌聲中，一個一個由施達德親自施浸，成為印度教會史上一個奇聞。會後一同守聖餐。這一天的崇拜，在每一個來參加的人生命中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力量和喜樂的讚美。」

## 非洲熱帶勤開荒

### 言行著述存偉蹟

施達德在印度六年，由於女兒都長大要入學，遂於一九〇六年再返英國。夫婦二人身、心、靈又得一次長期靜養而復甦，等待神新的指示。一九〇八年間有一次在英國利物浦看見一個招牌寫著「蠻荒野人需要宣教士」，施達德深受吸引，他就開始求神開路並帶領他深入非洲熱帶開荒。經過兩年的準備，終於在一九一〇年的嚴冬啟航赴非洲，展開了一生中最大的搏鬥。由於柏斯麗體弱，醫生勸告暫時不應與丈夫同往。

初抵非洲數年，施達德的工作開展順利，走遍東非各地，進入蘇丹，又沿尼羅河南下，每到一處，信主者眾，在中國和印度事奉的經歷使他更有勇氣、聰明和毅力，同時組織了一個非洲心臟宣教差會 (Heart of Africa Mission)，有系統地向各處佈道和栽培訓練。福音傳到一百多個部落，他甚至住在部落中與未開發的土人一同生活。施達德在非洲土人中工作達二十年，影響甚大。由於聖工的發展，同工也增多。為了響應其他地區的呼聲，施達德決心把工場擴大，向全世界各洲進攻。遂把非洲宣教中心擴大為環球福音會，向南美洲亞馬遜河的紅番傳福音，也派宣教士進入中亞地域、喜馬拉雅山一帶和西藏周圍的少數民族中傳福音。

施達德雖然不是作家，但是為了工場的實際要求和人才培訓的需要，在百忙中還抽時間寫一些實用的書刊，由於日久失傳，好些已經絕版。(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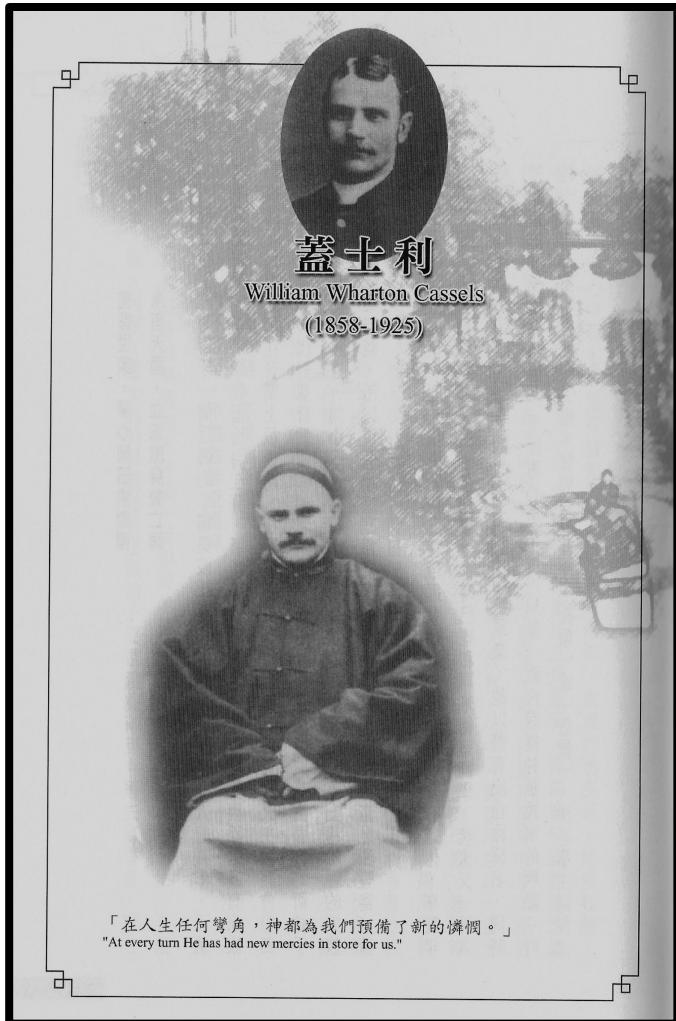
施達德太太柏斯麗也寫過一本小書，命名為《一個羅曼蒂克的宣教士》，描寫施達德所創立的非洲心臟宣教差會，並他們夫婦從神那裡得來的異象、使命和愛情。

柏斯麗因為身體多病，不能前往非洲與施達德一同事奉，但是在英國設立了一個大本營，用禱告、書信、刊物推動和支持施達德的工作。雖然幾年後才可以和丈夫見一次面，但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減少他們之間的愛情。身體越衰弱，信心越剛強。一九一六年，施達德在英國休假後回非洲，但柏斯麗不能行動，被困在家中病榻，傷心地目送丈夫走出家門。那天晚上，她憑信心，毅然站起來，雙腿竟突然健壯，可以自由走動，心臟亦回復正常，好像神蹟在她身上出現。她體力慢慢充沛，後來還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地推介環球福音會的工作並募捐。一九二五年始終到達了非洲熱帶荒野和丈夫重聚，親眼見到神在非洲奇妙的作為。她走入村子的時候，至少有二千多位信徒列隊歡迎，她多次向這些村民作見證，她才深深體會到數十年前自己把「中國，印度，非洲」這三個地方名字寫在聖經邊沿的真意。因為天氣酷熱迫人，柏斯麗身體不能抵受，住了兩周，必須離開，返回英國。沒有想到夫婦二人在非洲那間簡陋的竹棚分手後，卻成了在人間最後的分離，一九二九年，柏斯麗在訪問西班牙旅途中突然病發，不治身亡。

施達德聞訊之後，知道很快會與愛妻在天重逢，心中只有唱出哈利路亞讚美主。兩年後，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六日清晨，七十一歲的施達德也在非洲病得不能行動，睡在床上口唱哈利路亞，晚上十時半左右放下了世上一切工作的勞苦，與主在天上相會，來送殯者凡二千多人，其中包括四位酋長。

註：

這裡把搜集到的資料列出來，供讀者參考，也進一步推想他執筆的苦心。《非洲的心臟》，《耶穌的聖戰》，《信心的歡笑》，《朱古力的戰士》，《為基督的羞愧，走遍陸地海洋》，《基督的瑣事》，《非洲心臟宣教差會的章程》，《魔鬼洞的晨曦》，《寫給在非洲的神之精兵》，《環球戰爭 -- 是真是假?》，《地獄的門打開：何故？怎樣把它關掉?》，《我們的本分！應盡快完成》，《一個大學生的故事》，《一個神蹟的旅程》。



書香世家，專心鑽研求淵博

永恆天國，立志獻身救亡魂

蓋士利生於葡萄牙一個近海的小鎮奧波托 (Oporto)。那年是一八五八年，正值太平天國末期，李鴻章收復沿海江蘇、浙江兩省之失地。蓋士利雙親都是富有家族的後代。父親除了在音樂上很成功，在教育上更有建樹。葡萄牙的天主教教會很興旺。為了教育下一代對基督教信仰的忠誠，這位商人在百忙中把英國國教的祈禱手冊翻譯成葡文，又設立一間小學，使孩子接受良好的宗教熏陶。蓋士利母親的家族也是英國紡織業巨商，所以這個小家庭為蓋士利的童年帶來喜樂、滿足和豐富。蓋士利排行第九，更受盡全家的寵愛。

蓋士利出生那年，他父親決定把家眷帶返英國，自己也可以安心退休，享晚年之福。蓋士利進了優良的學校。在立頓讀書時已經和司米德是同學，後來又一同入劍橋。一八八〇年，二十三歲的蓋士利在劍橋畢業，他以體育出色而聞名，同時神學造詣很深，希望有一天能專心事奉神，只是一直沒有從神那裡來的明顯「呼召」。二十多年來靈命上也未曾感受過甚麼「衝擊」或「危機」，決心事主這個念頭一直在他心中萌生。他在諸聖堂學習事奉的兩年，表現特別良好，深受牧師、會友的讚賞和愛戴，所以在二十四歲那年便被按立為牧師，同時擔任副牧師的職位。諸聖堂是當時一間福音派的教會，知識分子很多。每主日崇拜聚會者眾，座無虛席，牧師還要經常帶著同工到市上街中舉行露天聚會，信主人數數以百計。蓋士利親眼見到神的恩典，聖靈在他身上動工。福音的成果成為他事奉的印證。他對神國度的觀念日有擴展，也知道世界各地有千萬靈魂仍需拯救，可惜蓋士利還未清楚神在他身上的美意。但是從司米德一段日記中，可以見到神早就為蓋士利有奇妙的安排。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司米德日記中寫道：「去找蓋士利一同在街頭佈道，羣眾大受感動。散會後，我們還到一個房間禱告，大約有九至十個人信主。其後與蓋士利談了許久，他有興趣去中國，求主差他與我同去！」

### **慈母心碎，不惜插手攔天意**

### **孝子志堅，不怕跋涉渡重洋**

蓋士利傳福音的熱情如火焚燒，要和司米德等一同到中國去這個決定，更使他無法入睡。可惜，蓋士利的母親聽到這個幼子要遠渡重洋到中國去傳福音，實在不能接受。她有七個兒子，只有這個幼子留在自己身邊，一旦他遠去，寡婦生活更形孤苦，所以她親身去見戴德生，道明她反對蓋士利去中國的理由。戴德生見此情景，也進退兩難，唯有完全交託給神，誠心禱告，求神蹟出現。

過了不久，戴德生收到蓋士利母親的親筆信，「親愛的戴德生先生：先前和你商談之事，茲再申述一點與我個人有關的心事。很明顯的，我的兒子深知他參加中國內地會工作是他的天職和榮譽……我唯有接受這是神對他的奇妙應許。」

這封信成為蓋士利的大祝福，內地會也欣然在同年十一月公開宣布接納他為福音佈道隊七個成員之一，與戴德生在一八八五年二月到中國去。二月一日（禮拜日晚上），蓋士利母親把自己的心聲和母愛，盡情流露在一封長信上，交給兒子，作為一份惜別贈禮，信中寫道：

「我親愛的兒子：我很想講幾句離別之言，但又無法啟齒。雖心中有萬語千言，亦無法表達，只有應許之言，才真正可靠。你的離開，好像一個聖物，從我們家中移走；而我不可插手攔阻，就算是我的愛手，也不應阻延你的去向。但願神不厭棄我信心的微弱，更願我們永不分離，而經常在施恩座前相會。家中一切需要我會親自向神支取。我懇求天福會臨到各妹妹身上。至於你，愛兒，我心與你同在。

我們有聖經新舊約的寶貴應許，充分地顯在摩西、約書亞、耶利米和許多忠僕的身上，藉著信心，他們都得到這個應許。在神諸般應許中，靠著神的話，你必得到力量，我也必蒙安慰。當你遭遇諸般困難或面對無數惡者之時，要在主的殿中俯首呼求，祂必使你站在堅固磐石上。

更求主使你脫離惡人之手，保守你。愛兒，不可疏忽善良、謙愛，正如你一向待我一般。我將不能再細心照顧你，服侍你，但恩主卻會終日蔭庇你，你會得到祂無窮的恩助。

我的心情非筆墨可以言宣，只求在離世之日我不會接受一個無星輝之冠冕，實際上，你們都是我的冠冕和我的喜樂。我心得安慰，因得知許多親友為我禱告，也為你祈求……永遠屬於你的母親，在這暫時分離卻又永不分開的一刻。」

蓋士利緊緊把母親的親筆信藏在懷中，通紅的臉額迎著英國二月初的寒風，雄赳赳、氣昂昂地向中國出發。在一大堆行李箱中，最突出的兩件是屬於蓋士利的，用紅漆寫著「主居首位」幾個大字。鮮紅的標誌象徵著蓋士利血液的沸騰和心緒的激動。在抵達中國前一個多月的航程中，他也無法寧靜下來，沿途七傑分別寫報告回英國。何斯德報導從倫敦到蘇彝士運河的情形；施達德簡述由蘇彝士到科倫坡的航程；杜明德詳細解釋在三周後第一次睡在正式的床鋪上那種奇妙感覺，短短的逗留，舉行了幾次福音聚會。有一次還有二百多人來聆聽，其中有基督徒、佛教徒和回教徒等。杜西瑟分述在檳榔嶼和新加坡的情況，炎熱的天氣使他們難以呼吸。章必成談到香港的繁榮和福音的挑戰。蓋士利報告船抵上海時的興奮情懷，讚嘆之聲日夜不絕，立時展開無數次福音聚會，也親自面對撒旦攻擊和毀害。最後由司米德就全程經過作簡略介紹，向英國教會及信徒們聲明七位英國福音使者已經中國化，穿上中國人的服飾，納入中國人的文化，學習中國人的語言，以基督的愛拯救中國人的靈魂。

蓋士利想到應該給母親回一封信。所以三月十八日（禮拜三）抵達上海時，他立刻寄了一封快信給在英國的慈母，信中說：

「我們終於抵步了！親愛的母親，天父的慈愛和恩惠把我們平安地帶到這個可愛的國家。我想到，今晚我已身在中國，心中就充滿狂喜，我切切祈求主保守我，在凡事上效忠

於祂，因祂是永不失信的！任何誓言終必落空，除非我們完全倚靠祂。你『要剛強壯膽』的秘訣就在於『我必與你同在』這句應許上。」

同年五月一日，蓋士利從天津到達北京，又給母親寫了一封長達十多頁紙的信，縷述各地的風土人情和工作概況。結尾時，蓋士利提到當時聖靈已經在一羣西教士當中動工，呈現復興的現象，一開口講道，聖靈威力彰顯，信主的人很多。蓋士利說：「我真想繼續寫下去，但時間實在不容許我再多寫，我深深感到，必須更懇切禱告，多與天父交通。求主賜福你，與你同在。兒叩上。」

### 窮鄉僻壤，千山萬水入華西

### 風吹雨打，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國內地會的工作方針是要向內地傳福音，所以把蓋士利差派到山西省去工作。一個從英國高等學府劍橋大學，在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經過了幾個月新花樣新生活的青年，突然被派到窮鄉僻壤的山西去受苦，確是一件晴天霹靂的苦事。神要操練一個合用的器皿，必給他各種考驗。六月二十三日蓋士利寫信回家，提到酷熱迫人的平陽府境內：「與一些蒼蠅、毒蚊和污穢動物為友，對一己是有利的，這也是旅客在客棧中所必遇到的一點享受……」

戴德生發現蓋士利有開荒吃苦的毅力，更有誠心救靈的熱情，就決定派他再向西面內陸深入傳道。在神恩手帶領之下，蓋士利終於來到四川的寶寧，就在這個荒漠，窮乏而富有人情味的華西地帶，蓋士利擺上了一生中約四十年的寶貴生命，為主、為中國同胞立下了豐功偉績。他的堅毅和信心是值得每一個中國青年所敬仰；他將生命全奉獻的美德是值得每個中國人效法的。

### 天作之合，有緣千里能相會

### 人間浩劫，無情死訊刺心靈

蓋士利到了中國已經兩年半，歲月煎熬，這位快將三十歲的基督精兵還是一個單身漢。他曾經慎重地考慮過應否過獨身的生活，也有過一段時間禁食禱告，求問神。他覺得如果深入四川，在福音工作上有個伴，也是主所喜悅的。當時神帶領一位廖瑪莉小姐從英國到中國做婦女工作，戴德生希望也把她差派去四川。

語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當蓋士利和廖瑪莉在第二次相會後就彼此情投意合，要結成夫婦，同心事主。兩人在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在上海結婚。他們一生共生下四女三男。但在他們婚姻和家庭生活上，實在遭遇到重重的打擊。俗語「福無重至，禍不單行」，有時對愛主事主的人也是一句真實寫照。

一八九四年，蓋士利來華快將十個年頭，工作艱苦，營養不足，頗真是筋疲力盡，而無法休息。大女兒四歲那年，家中添了一個弟弟，這個兒子對蓋士利夫婦來說，實在是個「大喜之恩」從天降。村民同工無不為這個長子而雀躍。可惜，愛子八個月大，不幸突然染病在上海夭折。本來全家以喜樂心情回英度假，豈料蓋士利要先把孩子埋葬，再帶著悲傷欲絕的心情從上海乘船返英國。如此心境，又有誰能真正了解呢？當船航到地中海，他提起勇氣給自己年老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把愛子突然死去的傷心事簡報出來，吐盡心中的苦情，亦足見主恩豐滿。蓋士利寫道：

「親愛的母親：一想到瞬息間便回到家園，把頭倚靠在你的肩上，是多麼值得欣慰的事啊！但我必須把實情從頭給你述說一遍……希望你收到我從上海發出的明信片和信，你就會知道我們那位聰明、活潑、常帶笑容、充滿喜樂的小伙子被接回天家了。我雙手抱著那個殘弱的軀體，感覺到他最後一口氣，目送小靈魂飛往天家，那天是禮拜五。翌晨，我寄出了家書，恐怕當時我也無法寫得詳盡。」

禮拜六下午我們把愛子埋葬在上海內地會廣場內。由隨軍牧師何德舜主禮，內地會副主任范約翰及幾位同工，抬著小棺木，上面蓋滿鮮花，象徵著眾同工的安慰和惋惜。」

海恩波 (Broomhall) 回顧這段傷心史時，寫下幾句非常感人的話：

「蓋士利先生夫人實在是帶著傷痛欲絕的心境返英國度假，但是由於他們在四川所結下信心的果子，加上他們在上海埋葬孩子的遺體，足讓他們對中國的親情無法分開。那塊平放在上海墳墓的神聖墓碑，好像一個永恆的烙痕，把他們的生命緊緊地聯繫著中國。」

### 一死一生，添下麟兒增光彩

### 既回又往，重返中國終餘生

回英後，那年十月嚴冬，蓋士利夫人生下一個麟兒（第二個兒子），為全家平添了無限喜樂和光彩。那時甲午戰爭剛結束，顯然中國慘敗，是否能再返華繼續工作，還是個未知數。威海衛之役失敗，中國艦隊全軍覆沒，反洋之風，吹遍全國，以四川尤甚。康有為、梁啟超等倡導維新運動，對西教士頗不友善。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加拿大循道公會在

成都宣教古宅被拆毀；翌日，所有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宣教區均遭殃。沿海各省如浙江、福建也受害非淺。同年八月福建古城有十幾位英國教士集體被殺，受傷者為數也不少。

蓋士利見到此情此景，心卻更想快回中國。他好像受了基督苦難洗禮似的，深覺應以基督善牧心腸，回華牧養羊羣。

同時，英國聖公會最有實力的英行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希望徵得內地會的同意，調升蓋士利出任華西監督要職，並在經濟上全力支持他，讓他同時主理兩個機構的宣教工作。戴德生亦同意此獻議，還說：「我認為這樣對中國有好處，蓋士利無論在靈性方面或是在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績斐然。」神恩浩大，主愛無邊，正在蓋士利心灰意冷之際，聖靈為他大大打開福音大門，加添他屬天的靈力，終於在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八日，蓋士利在倫敦西敏寺被封為華西監督，典禮隆重，轟動一時。七天後，蓋士利夫婦和一女一幼子再憑信心啟航返華。安抵上海那天，正是十二月五日，蓋士利在日記上寫上三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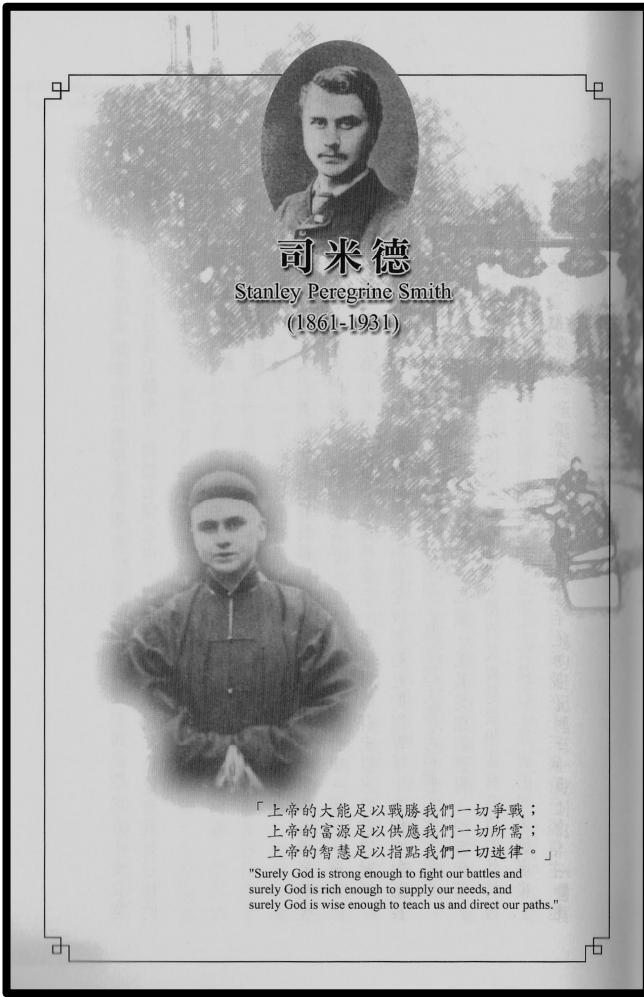
「我只不過是個小孩子。」「主耶穌叫過小孩子來，放在眾人中間。」「一個小孩子要引導他們。」

他就用這種謙虛的心態，又在中國事奉了三十年，點燃了千千萬萬的福音火把，生命恩光，照滿大地。

他有豐富的牧會恩賜，公正賢廉，注重禱告。在華年間，與他同工的西教士約有一百三十五人，華人同工有一百四十一人，宣教地區有一百二十餘處。他主領建築過四十所禮拜堂，受浸歸主者超過一萬人；又協助興建醫院、學校、宿舍、師範學院等。蓋士利並不承認自己有甚麼功勞，他將一切榮耀歸給真神，同時把功勞歸於他的中西同工，臨終前他曾感慨萬千地寫道：

「四十年前我到中國，那裡沒有教會，沒有宣教站，也沒有基督徒；今天我們眼見不少學校、醫院、宿舍、師範學院、成都大教堂，還有超過一萬位受浸歸主的信徒……一切的成就，我願謙卑地將榮耀歸予崇高的真神。這些成就，也全賴中西同工攜手合作。但是緬往懷來，我們的成就，正如『滄海一粟』。」

根據資料的記載，蓋士利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凌晨五時在中國病逝，享年六十七歲，是劍橋七傑中最早逝世的一位。蓋士利死後八天，他的夫人也息勞返天家，陪著夫婿走完在地一段艱苦漫長的路程。兩人的遺體也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與千千萬萬的中國信徒等候主耶穌的再來！



劍橋大學是英國非常注重學術的學府，也是個崇拜運動競技的地方。文武雙全的青年人實在是鳳毛麟角，劍橋七傑之中，司米德、章必成和施達德就是這樣的人。

## 多才多藝

## 眾人敬仰

司米德十八歲考入劍橋那年，已經長得一表人才，個子不高，但擁有漂亮的髮型，堅毅的面容，靈活的眼睛，敏捷的身手；加上是划船、自行車、溜冰、游泳、草地網球各項運動比賽的能手；有一年還替聖三一學院奪得有史以來的首次冠軍；又在校雙槳艇賽中獲全勝；最後更被推舉為全校划船社的總幹事，在校中對師長同學均具相當的影響力。司米德彈得一手好鋼琴，幾年的大學生活確是多姿多采。

不過，司米德的學校生活也不見得是一帆風順，尤其是他的靈程，顛簸起落，遭遇試探，失敗沮喪，日夕在掙扎之中。司米德的父親是個相當有名望的外科醫生，家境很富裕，對於宗教及屬靈的追求，並不十分熱心。年青的司米德還染了上流社會學者喜歡咬煙斗、喝點酒的壞習慣，他自己承認在十三歲時已經信主，也參加過查經班，但是靈命毫無長進。入劍橋之初，他的日記裡有一段剖白：「還有誰的靈魂比我的更糟嗎？……嘿！惟願基督的生命灌注在我的生命中，我實在太乾渴！我相信有一天終會得著的。」

司米德的心願在劍橋第二年（一八八〇年）春天開始有點滿足感。主要原因是他結識了幾位基督徒好同學，蓋士利、章必成和施達德先後對他都有莫大的幫助，他們幾個人常在一起。蓋士利比較含蓄、沉默，但很能體會別人的困難和處境。一班老友常聚在章必成的房間唱歌、彈琴、閒談和吃早餐。施達德兄弟兩人和司米德常去打板球。此外，對司米德靈命影響最大的還算是章必成的表兄華君韋。司米德很尊重華君韋的意見和提示。華君韋亦有跟父親去俄國佈道的寶貴經驗。他有一次很忠誠地向司米德說：「雖然基督應許過永不離開你，也不會丟棄你，但是，如果你不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思想、意志、情感、行動全部交託，祂不能恢復你恩中之業，也不能賜下得勝的力量。」司米德深知道這位好友還經常為他代禱，所以那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寫下兩句真心話：「我決心藉著神的恩典靠祂而活，也為祂而活。」

司米德的靈命慢慢地大有長進，也把煙酒戒絕。一八八二年六月他在劍橋畢業，但是前路茫茫。以前人人推崇多才多藝，如今卻彷彿進入多憂多慮的境況去

### 明智抉擇

### 遠走外邦

在劍橋四年學生時代，司米德對街頭佈道已經滿有經驗，而且很有感人的威力。他的口才和智力都為同輩所敬佩。但是是否要留在英國教書抑或到外國去宣教，倒不是一件容易決定的大事。一八八三年，即畢業後那一年，神給他新的機會，經常被母校邀請回去演講。年底，慕迪第二次來倫敦佈道，司米德也常去參加，亦多次在青年會講道。到海外去傳福音的引導越來越清楚。那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主賜給我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六節和以西結書三章五節，使我獲得釋放，因為主的話明顯指示：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一八八四年春天，司米德有機會到慕迪住的地方一同喝下午茶。慕迪早得知司米德的才華和託負，也看見他努力在倫敦佈道大會陪談室的工作能力，就邀請司米德到美國麻省的宣教訓練中心幫助工作。晚上中國內地會的戴德生在一個聚會中，亦與司米德談到將來的事奉工場。當晚在月色普照的倫敦街道上，這位二十四歲的新血陪著五十歲的精兵走了一段路。司米德心中作了一個明智的抉擇：「與戴德生一起去中國做宣教士，若神許可，經由美國看看慕迪的訓練中心。」後來他在日記中還記下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司米德獲得中國內地會正式接納到中國去當宣教士，同時希望在離英之前，到各大學去訪問各查經團契和招募代禱伙伴。整個夏天，司米德確是馬不停蹄在國內巡迴講道、訪問和報告，也和一些久別的同學見面；在蘭貝斯和蓋士利一同到街頭佈道，帶領十人信主；在阿德蘭的佈道會上又遇到精兵軍官杜西瑟；九月在倫敦又和何斯德重聚。四年前各奔前程，現今卻要同上征途。司米德在日記上感懷道：「他（何斯德）那時還在炮兵隊，現在卻也蒙神呼召要去中國。」那種興奮的情懷實非筆墨可言宣。同年十月，司米德陪同戴德生到德國柏林，最後再訪牛津及劍橋兩學府，和同學、師長道別，司米德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五日和劍橋七傑其他六位一同啟航往中國。

## 文采斐然

### 報導感人

司米德的恩賜自幼就顯露出來了。在劍橋七傑歡送大會中，他是第一位領頭演說，辭鋒尖銳，情感豐富。抵達中國後，劍橋七傑每人都分別寫報告，向英國各教會詳細縷述宣教的情形，來華的綜合總論也由司米德專責撰寫。從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安抵上海後，數年的開會工作，同米德都有詳盡的紀錄和報導，配合中西文化、風土人情、宗教、思想、習俗等，把實情向全世界宣告。劍橋七傑初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改穿唐裝、戴帽子，後來還學中國老百姓腦後拖著一條辮子。司米德強調：「入鄉隨俗是傳福音的要訣。聖經中使徒保羅教導眾人為了福音的緣故，向猶太人，就作猶太人。」如今，劍橋七傑已是離鄉別井來到中國，必須放下英國的一切，專心「向中國人，就作中國人」。這種「道地化」的行動，使基督真理深入民間，收移風易俗之大效。

劍橋七傑在上海接受訓練大約兩周，便分成三個福音隊，由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帶領，向內陸進發。首批三人包括施達德和杜西瑟、杜明德兄弟二人，沿長江上游向漢中出發，四月四日離開上海。當時水陸交通非常緩慢不便，沿途停頓多次，十二日後方達重慶。最

後轉入山西太原府，在那裡巡迴佈道多年。山西居民受饑荒之苦已近六年，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施達德的生活每天像與魔鬼戰爭，與死亡搏鬥，聖經的話成為他生存和工作的力量。在一個筋疲力乏的盛暑天他寫道：「靠著信心，在基督裡我們必得著能力，更可以……在這裡剛強。（以弗所書六章十節）勝過（十一節）、勝過（十三節）、勝過（十六節）。」

第二隊包括司米德、何斯德和蓋士利三位，由上海北上天津、北平、保定，來到太原，然後再出發到平陽府，沿途有各樣的寶貴經歷。

一八八六年十月七日，司米德寫信給英國的父親報導近況。他來中國已經一年多，中國話也大有進步，對內地人民的風土習俗非常適應，所以容易接觸老百姓。信上還說：「我們第一個大型聚會結束了，感謝神一切順利，神的大能與我們同在。浸池首次啟用，若你們知道我替五十六位（五十四男二女）信主者施洗，必定萬分高興，大部分都在十里路以外的小鎮走路來的。」第二年五月，司米德又報導有二百人信主受浸。他有語言的恩賜，而且有工作戰略，把福音快速傳開。

第三隊是章必成和戴德生兩位。每到一處，他們都有詳盡報導，以特別形式命名為《中國千萬人》(China's Million) 在倫敦印發。劍橋七傑在中國佈道的消息，比英國本土的新聞更吸引人，因為全國上下當時對這七位青年到中國去宣教，發生極大的興趣。歷史學家海恩波曾說：「一星期內，中國內地會的聲名大噪。」同時，他還把一些新聞報導資料重新整理，加插劍橋七傑由中國寄回英國的信件，編成《宣教團隊》(A Missionary Band) 一書，確是洛陽紙貴，一度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

## 聖工繁重

### 愛妻身故

在中國傳道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劍橋七傑來華之初，深受英國教會重視。在中國沿海初期開展的工作較吸引，也有新鮮感。日子久了，劍橋七傑也應工作需要而分成幾個小隊，深入各鄉村內地，配合當地的西教士及中國同工，一起工作。當席勝魔悔改信主後，大發熱心，到處勸人戒煙。在洪洞縣城，希望開設天招分局。洪洞是貫通南北的大道，縣內人煙稠密，出產豐富，吃大煙的人也多。有些婦女還常被凶鬼附著，發作起來，亂叫亂跳。席勝魔在這裡工作很成功。有人傳說：「天不怕，地不怕，誰都不怕，只怕西莊村的席牧師。」席勝魔對司米德的學問與為人非常敬重，就提議司米德和他合作創辦新局，特別關顧靈性成長方面的工作，他本人便可專心負起戒煙方面的重任。司米德欣然答應，

還在洪洞縣城附近住了幾個禮拜，詳細研究工作開展的良策。席勝魔很快找到一棟房子，分前後院。前院辦天招局，後院為司米德的住宅，廂房當作談道所。開幕之後，這個戒煙局成了一個福音中心，問道的、慕道的、信主的人數與日俱增。工作太重，還邀請了何斯德來幫忙過一段時期。三人同心合作，局務蒸蒸日上，信主人數漸漸增加。後來還成立了一個教會，更應市民需要曾辦了一所學校，又在城外開設了六個天招分局。司米德的功勞實在不少，也足見一個肯被神所用的活器皿，必成為萬人蒙福的工具。

工作正順利發展的時候，司米德的妻子蘇菲由於操勞過度，水土久而不合，終於一八九一年三月七日去世。那時，司米德來華剛滿六載，還未滿三十歲，對司米德來說這實在是個太大的打擊。

但是為了神的聖工，為了中國人得救，必須繼續傳福音。他本人很喜歡帶著大小單張和福音海報到處張貼，又沿街唱歌，吸引羣眾來聽他講道。在聖靈幫助安慰和加力之下，司米德化痛苦為喜樂，化軟弱為剛強，全副精神投入傳福音工作上，帶領許多人歸主。兩年後，神安排了一位賢內助安娜小姐與他結婚。兩人同心合力，在山西各地為主做美好的工作。司米德有音樂天賦，他把自己所寫的福音歌曲和席勝魔所寫的短歌編成一本詩歌集，有中國民謡，有歐洲洋調，又加上宗教樂譜，使這本詩歌集暢銷全縣。除了教會信徒愛唱之外，甚至不信的人也隨街吟唱，成為解悶消愁的良方。村民看見穿著中國服裝的洋牧師和席勝魔都放聲高歌，他們也隨口唱出。在天招局裡戒煙的人，終日憂悶孤單，也常學唱詩消愁。

司米德和席勝魔同心合作之深，成中西同工合作的典範，也是少見的互愛互敬的奇事。當工作在洪洞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司米德請席勝魔夫婦搬到洪洞來居住，親自照料各事，更可加強推展工作。司米德在一封信中曾寫道：「我很想把我自己放在席牧師直屬之下，因為上帝重用他。所有的工作，無論直接間接，主要都是他親力親為。我不相信外國教士有甚麼神聖權利，我不相信當地的基督徒都要俯聽外國教士的話，務要推崇外國教士為領袖。教會只有一位領袖，那就是上帝自己。願我們只俯聽祂的領導吧！」

司米德這番至理名言，刻畫出當時中國同工在推動聖工上的實際重要性，也表現出司米德本人對中國同工的尊重。字裡行間更表露他對某些西教士專權的不滿。可能這也是造成他日後與內地會決裂，終於分道揚鑣的遠因。

司米德佈道極有恩賜，方法層出不窮。有一次，令戴德生非常驚怕，因為司米德運用一項好像救世軍常用的方法：大隊人馬，動用各種樂器，連吹帶打，在街上巡行佈道，功效極高，但這種方法是內地會不能接納的。

## 義和團之亂

### 展開大屠殺

一九〇〇年，庚子年義和團事變大爆發。當時，義和團分子反基督教，反西教士之風強烈，遇見洋人，格殺勿論。天主教受害最重，死亡者幾達二萬人。山西大屠殺，天主教被殺者，也有二千人。內地會教士殉難者也有五十八人之多。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小孩子，及將近二千名中國信徒被殺。

當年又逢大旱，義和團到處縱火焚燒，六十六歲的慈禧太后也束手無策，還要從北京逃到西安避難，歷史上稱為「西狩」。在二十世紀這段近代史上，「滅洋惡風」是有其歷史背景的。自從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末後幾年強迫以「租借」方式，侵佔了中國沿海各大港口，一八九七年，德日佔領膠州灣，一八九八年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租威海衛，俄日佔領旅順、大連。

當時清廷反外之空氣濃厚，只是無法對抗，而一般昏庸無識的大臣，藉羣情激昂、民間大亂之際，聲言主戰。故此，多年來民間普遍對西教士的不滿，清廷對外國入侵的反感和慈禧對外國公使的私仇，種種因素匯合成為一道洪流。義和團還標出「扶清滅洋」的口號。世紀禍患，一發不可遏止。

在這段混亂時期，內地會的戴德生尚在瑞士養病，無法回華指揮聖工。幸好何斯德仍在中國上海，一九〇五年八月被戴德生推為中國內地會總主任，全權在上海總部執行一切任務。何斯德的好友司米德仍在山西，總部人事變遷壓力越來越大，加上民間大亂，到處殺人，對司米德精神打擊甚大。同年，他把多年來寫下的感想和見聞編成一本《中國的真情》出版。

## 更新呼召

### 分道揚鑣

司米德是個思想精明、靈命高深的宣教士。來華十餘年，精通漢語，中英文寫作、講道皆出眾，又深得居民愛戴。但是在三個神學思想上與內地會的信仰有衝突，未得同工接納。其實，司米德主張「永遠刑罰」、「有條件的永恆」及「各人至終得救」是一些重要的神學思想，雖然與內地會所定的教義有異，但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中應該有思索、研究及辯證的餘地。他同意無需公開宣揚，以免造成信徒不必要的誤會。

戴德生本人愛心大、容量深，可以接受。可惜，內地會其他領袖則異議頗大，包括三位最高層領袖：中國內地會新總主任何斯德，英國總部助理總主任史洛恩及美國分會總主任霍亨利，後者還宣稱如果不處置司米德，他自己就辭職不幹。

一些人定教義引發起差會的行政權力鬥爭，實在萬分可惜。戴德生宣布退休，不想介入這場爭執中。司米德終於在一九〇二年離開內地會，引起會內其他宣教士的疑問：某些神學思想會否引致人事調遷？其後何斯德在一九〇五年履新，內憂外患，亦不願意為了司米德一些個人神學思想而弄成大紛爭。多種歷史記錄中，無法找到資料說何斯德為老友司米德辯護或講好話，而英美兩位助手極力反對司米德之所為，所以自己只好避開風頭，讓事情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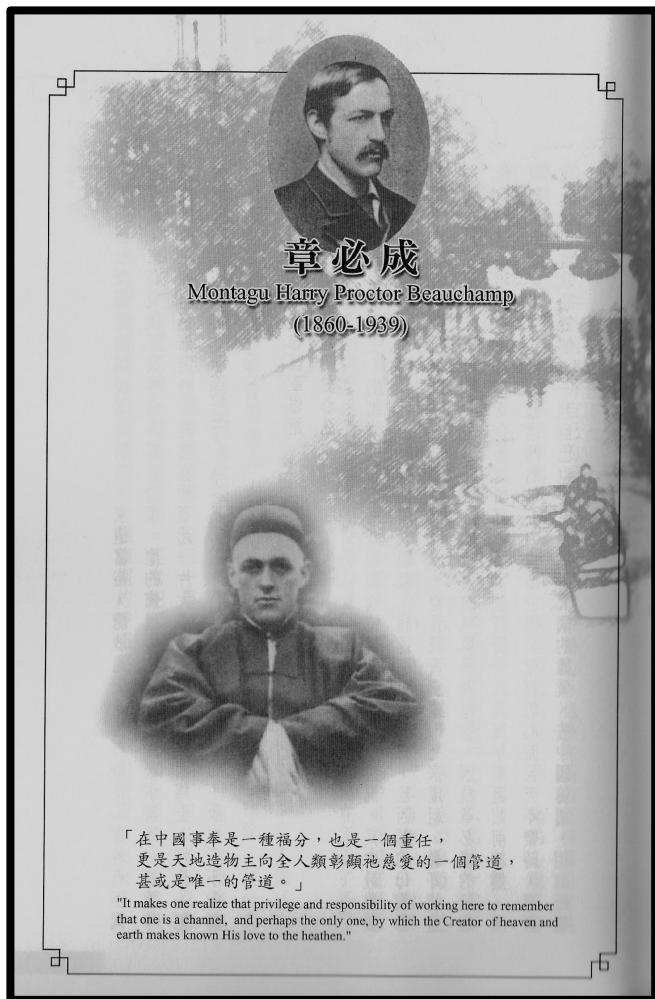
司米德知道一己無能以對羣力，離開了事奉十八年的中國內地會。隨著主的恩領，開創了一個新工場，到華東一帶傳福音，成為一個漢學語言學家。

### 鞠躬盡瘁

### 後代光輝

司米德離開中國內地會後，到離世那天約有二十九年時間留在山西東部傳福音及講學。由於無任何差會或教會資助，晚年生活亦甚孤單艱難。他的聲望和貢獻，亦慢慢地隨著消逝的時光被人遺忘了。但是他至死忠心事主，直到去世那一天（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中國度過整整四十五年的生活，且死在中國，埋在中國的土地裡。在千千萬萬來華西教士中，好像司米德那樣尊重華人同工，謙虛精誠合作者，確是鳳毛麟角。實際上，這種偉大精神未為西教士欣賞，不過卻永遠烙印在中國信徒的心版上。

司米德晚年唯一可以安慰者，就是自己的兒子蒙主差派到東非盧旺達地區事奉，成為一個傑出的醫療宣教士，繼續為主發出萬丈光芒。



劍橋七傑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家道富裕，聰敏過人，各有特長，亦各有不同的貢獻。章必成做了幾件令人難忘的事。他的佈道方法極新穎和吸引羣眾。抵達中國後，他出外巡迴佈道時，經常喜歡舉起一片大葵葉，釘在一條木棒上，好像一把大葵扇。上面寫著「天國近了，快當悔改」八個大字的簡明警句，吸引了不少羣眾，改變了千百條生命。

### 摯友意誠牽思路

### 主愛輕撫動心弦

章必成獻身事主，出國傳道的心路歷程與幾位摯友有相同的情況，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慈母的心意，不想反抗又難以順服。施達德、杜明德、杜西瑟的母親都是愛子心切，

老是期望自己的兒子早日學成，而且飛黃騰達，光宗耀祖，最好能造福大眾。在劍橋一班同學中，影響章必成最大的可算是施達德，因為章必成的姐姐希露丹已經和施達德的哥哥金那斯頓訂了婚，並訂於一八八四年聖誕節前結婚。以施、章兩家過從甚密。施達德為了去中國卻怕傷了母親的心而天天不樂時，章必成聞訊也是耿耿於懷，一旦自己也要決定投入天國的偉業，去中國傳道，相信母親也會反對的。雖然他知道自己的母親對神的工作很熱心，也多次鼎力支持慕迪來英國開佈道會，但是當她面對去中國的劍橋大學生就是自己的愛子時，她的心境又會如何呢？

施達德是個有遠見和富影響力的人，兩個哥哥都是伊頓書院 (Eton College) 的高才生，他們的父親是個富有的茶葉商人。一八七五年，慕迪來英國開佈道會時，他們的父親蒙恩得救，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變，成了「一位虔誠火熱的基督徒」，對三個孩子的影響頗深。施達德所受的屬靈感染最大，對慈父的教誨也曾經這樣在日記中寫著：「我現在知道重生的意義了。從前我覺得聖經枯燥無味，現在卻成了不可或缺的靈糧。」

施達德在一八七九年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與章必成、何斯德、司米德三人同為新生，只是施達德聰穎過人，技藝出眾，連續四年都在劍橋板球隊。到一八八三年底，施達德仍保持幾年來全國板球員的第一把交椅。章必成對他非常敬重。尤有進者，一八八三年，章必成離開了聖三一學院，進了瑞理學院。不久又遷到倫敦，協助慕迪的佈道工作，就在這期間，經常把何斯德、司米德和杜明德介紹給內地會的領袖，但是章必成自己並沒有一種強烈的呼召要去中國。和這班摯友來往，

總是有影響的。有一次青年聚會中，章必成看到一本小冊子《一個奇異而真實的故事》，以寓言方式來描寫宣教區的實況，他細讀之餘，深受感動，好像是個有需要的宣教工場在向他招手，又像個崇高的使命在向他挑戰。到了施達德要去中國的消息一傳開，先前擔心家人反對的憂慮已迎刃而解，心靈的掙扎亦有聖經的印證而平伏了。施達德一家的風波成為一道喜樂的泉源，一位屬靈長者穆爾對施達德為人評價極高，他認為施達德這個青年有個「蒙福的靈程與特殊的經歷」。另有一位大學生，聽過施達德和司米德作見證之後，曾經這樣描寫：「聽了這幾位靈裡的百萬富翁講話，『犧牲』這兩個字似乎有了新的意義。」還有一位伊頓學院的同學看到施達德的板球前途正如日方中，突然宣布放棄錦繡前程，說：「這簡直不可思議。」

各方面的反應，章必成都看在眼裡。其實在大學二年級開始，施達德已經和司米德商議要切切為章必成禱告。有一段時間，每天晚上二人相聚同心禱告十五分鐘。這種友情、關懷、愛護和提拔是人間少見的，難怪章必成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底和施達德、司米德兩人

到牛津大學工作六天後回到劍橋，心中的抉擇力量越來越強。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在瑞理學院的亞歷山大廳舉行了一連串聚會，由院長親自主持，講員就是戴德生，主題是「中國內地會及其他海外宣教工場」，特別提到「將自己降服在神聖主人的手下，祂能滿足僕人的心」。施達德和章必成在這周聚會中先後作見證，明確地述說神的恩領，奠定了去中國傳道的道路。

### 一條生命何寶貴

### 全部獻上不遲疑

當章必成決志前往中國傳道之後，得到的都是正面、良好的支持和鼓勵。章必成還記得小孩子的時候，戴德生剛創立了中國內地會不久。他在英國各地推動海外宣教工作，自己和其他宣教士都穿上中國服，拖著長辮子，教英國小孩子如何用筷子，把許多中國民族風土習俗向大家講解，最重要的信息是強調中國千萬生靈還未能聽聞福音。多年來在章必成心中常常浮現出中國人需要福音的景象，所以劍橋七傑宣布同心去中國傳道的時候，章必成的反應非常熱切。離英前幾個月，他們都四出宣傳，請求資助。章必成也付上很大的代價，他身材高大，臉頰紅潤，富有幽默感，口才和司米德一樣，聲音宏亮，能言善道，引人入勝。劍橋七傑去中國的消息傳遍了英國，有一家基督教報刊提出一個長而有趣的問題：

「這些人身為大學生的划船校隊、板球隊隊長、皇家炮兵隊軍官、騎兵隊軍官，共同放棄了錦繡前程，投身在只有憑信心才能見其榮耀的戰場上，對一般庸碌之輩而言，預期之報酬委實太渺茫了，以前哪裡見過這種事發生呢？」

對章必成來說，去中國傳福音，救靈魂是一場屬靈的戰爭，正如撒迦利亞先知所言：「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亞四 6），所以他把一生全部獻上，遠涉重洋，為主而活。

### 長途跋涉傳主愛

### 赴湯蹈火救亡魂

在赴華途中，章必成寫了好些動人的報導，而且都是充滿感謝和讚美。當船到香港後，他寫道：「『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這首聖詩最能描述我們的心聲……下午五時一個聚會在市府劇場舉行，由於急速，無法廣發通知，赴會者恐怕不會太多；但是出乎

意料之外，參加者非常踴躍，有些青年人還是首次參加這種聚會。我們深深感到神的大能。」

他還說有朋友帶他去拜訪幾個家庭，深入了解當地的民情，又有機會和一些駐港英軍作見證。最後，在報導中還提出了一點救靈的呼喊：

「有一點是不能不提的，就是如果一些有聲望的基督徒肯從英國來拜訪這個殖民地港口，成就必定會更大。為何那些有威望的牧師不到這裡來呢？……」抵達上海後，章必成陪同施達德、杜明德、杜西瑟三人由上海乘船向漢口出發。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寫信向戴德生報告出發後三個星期航行的實情。他寫道：「四月十六日星期四清晨，我們抵達漢口……我們安排了星期五、六、日一連三晚聚會……來參加的西方人士大約五十多位……星期日晚上的聚會最顯出神的權能，好些人分別作見證，還有一位決志信主……我來到中國還不到六個星期，但所到過的地方比那些住了許久的人還多。沿著揚子江我們向上游走了六、七百里，飽覽中華大地的美景。最令我滿足的是有機會和五十多位內地會在中國的宣教士接觸，使我更深入了解他們不同事奉的崗位和需要。」

章必成在中國的事奉，大部分是巡迴佈道和培訓工人。因他喜歡旅行，縱然艱辛難受，他也不介意。有一次和戴德生一起出去，在外面走了數十天，他在日記裡寫了這一段：

「在炎熱的天氣中走了將近一千里路，經過市鎮、鄉村，住在中國客棧裡，每天向羣眾傳福音。」

初期大部分時間都在山西太原，有時趕不及回到市鎮天便黑了，兩人便和衣睡在路旁。有時，過河水急，章必成把戴德生放在背上，大步把他送到河的那邊。有時大雨滂沱，衣服鞋襪濕透，找到客棧後，把濕衣放在灶前烘乾。有一次客店主人迷信，看見衣衫四掛，會觸怒灶神，向章必成大發雷霆，幸好戴德生夠經驗，苦口婆心作「和事老」，才把一場小風波平息下來。

在中國內地旅行佈道，經常買不到食物。戴德生滿有經驗和幽默感。有一次出外，走路十分辛苦，飢腸轆轤，戴德生邊走邊唱：「感謝主賜給我們這些飲食。」章必成聽見就睜大眼睛問：「飲食在哪裡？」戴德生笑答：「離這裡不遠，我們的父親知道我們肚子很餓，祂會快送早餐給我們吃。等飲食來到時，你必須先謝飯，我馬上就可以吃。」話剛說完，遠遠走來一個賣米飯的小販，兩人痛快飽餐一頓。肉體飽足之外，心靈更加暢快，充滿感謝和讚美。

這些佈道之旅，不單為章必成增加了許多實際的佈道經歷、人生哲理，更豐富他的靈命資源，擴大了福音的異象。他的中國語進步神速，確是一日千里。工作之餘還抽空寫作，把戴德生主講的稿件編成了《蒙福的日子》一書，供西教士和同工閱讀。

中國內地會的工作，在中國大陸不斷發展，需要更多宣教士來華傳福音。一八九〇年，戴德生在上海主持第二次宣教士聯合會議，呼籲五年內有一千位新的傳教士來華傳道。除了在美國設立一個美洲分會外，內地會還希望在澳洲設立一個分會，招募人才。翌年七月，戴德生帶著章必成到澳洲訪問。行將六十歲的戴德生，有年青力強的章必成陪同，舟車勞頓也不覺得疲倦，而且收穫甚大。

他們到處推動「中華歸主」運動，鼓勵牧師、信徒去中國傳福音。半個月內，招募了六十多人願意獻身到中國傳道，金錢奉獻更是源源而來。章必成親眼看見這些神蹟，心中大受鼓舞。

除了協助戴德生旅行佈道外，章必成自己也經常外出，到山西、河南等處道。

後來因四川方面的需要，章必成到了四川與蓋士利一起同工多年，除了對當地的宣教士有大大助益外，還深受當地民眾的愛戴。由於他能用高雅、通俗而流利的華語講道，有時還被錯認為是地道的中國人。

在四川期間，章必成收到一個壞消息，他在英國的大哥病重，但一大筆遺產沒有兒子可繼承，想把它交章必成。不過，條件之一是要章必成放棄海外宣教工作，

回英國幫忙經營房地產生意。章必成婉拒了這個要求和極大的餽贈。這事亦可見他成熟的靈命，堅決的事奉，救魂的熱誠，並非金錢、財富可以使他動心的了。

章必成在中國的事奉，並非一帆風順，也經常受欺凌。有一次，來華七年後，他和蓋士利在四川順慶府工作遇到暴動，土匪把他們從家中拖到城外，不准入城，然後在一條小船上，受盡欺凌和侮辱。蓋士利的房子也被拆掉。但是還有許多市民喜歡聽他們傳福音，講耶穌。

## 戰雲滿佈返英國

## 隨軍服務遍他鄉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爆發，許多西教士被殺，僥倖逃生者也被逼離開。章必成舉家回到英國，但是心仍愛中國。義和團事件停息後，章必成在一九〇二年又從英國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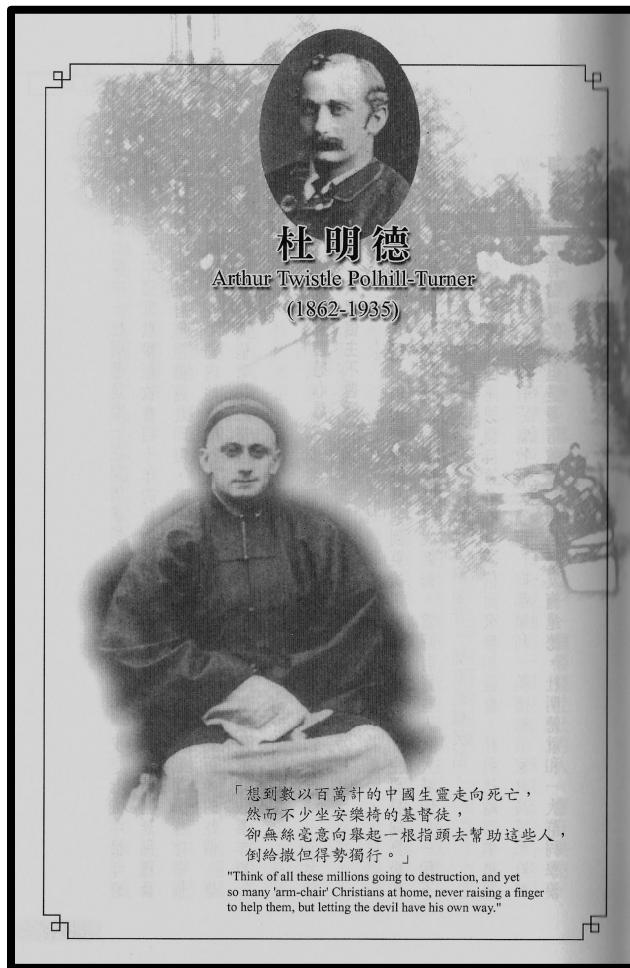
中國，繼續在四川東部巡迴佈道，直到一九一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醞釀時期，重返英國，並在英國按立為牧師，專心牧養教會。大戰期間，參加軍中牧師行列，隨軍到過希臘、俄國各地工作。戰後，還在英軍聖經研讀會中事奉，有機會在英國各地推動福音事工。

### **生時全心為天國**

### **死日遺體葬中華**

章必成的次子後來加入了中國內地會，還被派到中國事奉。章必成雖身在英國，心中仍盼望有機會到中國訪問，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三度來華。一九二九年，在中國土地上與闔別了十八年的朋友、會友重聚，對他是多麼的興奮；又眼見兒子蒙主選召，步上後塵，行將踏入古稀之年的老父，心懷是何等安慰。

一九三五年，七十五歲的老牧師，再度到中國訪問，體力依然健壯，長途跋涉亦不知疲乏。一九三九年，他第三次重回中國，和一團西教士從英國經越南到四川重慶寶寧宣教站與兒子見面。十月初冬，由於年紀老邁，安然在中國去世，享壽七十九歲。兒子深覺老父親一生為主，熱愛中國，就決定把父親遺體葬在中國。



劍橋七傑中，杜明德是唯一在劍橋拿到碩士學位的高才生，又是七人中最年輕的，更是在中國默默耕耘牧會四十年的好牧師。他的一生，沒有二哥杜西瑟那種轟烈的經歷；也沒有施達德遠赴印度、非洲那樣多姿多采；更沒有何斯德那樣才華橫溢，接替戴德生在中國內地會的行政工作。但是神賜他有一個和藹可親的性情，經常臉帶笑容，使人與他來往、交談時，都得到屬靈的幫助，實實際際地牧養羊羣，建立教會。

**慕迪恩言感心扉**

**決志信主不遲疑**

一八八二年十月尾，美國佈道家慕迪到英國劍橋開佈道大會，主要是向高級知識分子、大學生傳福音。校園到處張貼了大海報，當時有好些人大喊叫：一個不學無術的美國牧師豈敢跑到英國最高學府來宣講福音，簡直是個笑話。

許多大學生都接到施達德親自簽名的邀請信而來參加盛會。杜明德剛回劍橋開始大二的學年，自己本來有志當牧師，靈程一向都順利。美國佈道家來高等學府傳福音，實在有點可笑。但是發信邀請的卻是好友施達德，杜明德就和一大羣同學湊熱鬧來參加。第一晚佈道會，慕迪給他的印象是「一個矮矮壯壯的人，聲音洪亮，美國腔很重。他講但以理繪聲繪色，從褲後口袋裡抽出一根卷軸，興味盎然的鋪開來。」

慕迪講道的信息威力把杜明德吸引住了，加上桑基唱的聖樂：「有九十九隻羊」及「憂傷的人」，悠揚歌聲和感人樂曲把杜明德的心弦緊緊扣住了，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去參加佈道會。有一晚慕迪講「尋找失羊」的信息，杜明德覺得好像有一種渾厚的生命力開始深入他的內心。另一晚慕迪講「浪子回頭」的真理，大膽指出當時的情景：「空虛而墮落的日子，無謂而鄙俗的野心，絕頂自私，毫無貢獻，不談犧牲，只貪圖眼前的歡樂，隨波逐流，無力挽救，直衝向死亡的深淵。」如此信息確是針針見血。杜明德是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是有心向神的有志之士。在聖靈的感動下，在聖道的刺激中，他開始真實地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虛妄，與為他釘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主耶穌，他好像相隔十萬八千里那麼遙遠。信息結束時，慕迪還誠心呼喊著：「只要接受祂，霎時，你就可以成為屬神的人，安息在祂的膀臂中，把一切的罪擔卸落在祂的腳旁。」

杜明德每天都在掙扎，明知接受基督為救主，必須把生命的主權交出來，重新調整生活；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勇氣當機立斷，更怕引人譏諷。十一月十二日是佈道會的最後一天，剛好是禮拜日，赴會的人比過去一周都踴躍，會場卻呈現一種肅穆莊嚴的氣氛。杜明德好像有一個預感，享受著神的同在那種寧靜安穩。慕迪的講道一如既往，在台上大聲疾呼，也用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的宣告為開場白，「不要怕，因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再轉入十字架的意義，復活的憑證，基督的得勝等福音真理，繼續借用以賽亞的啟示來鼓勵全體聽眾。「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祂，並不懼怕。因為主耶穌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杜明德突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正如使徒保羅一樣，神的話使他眼中的鱗片立時脫落，看見真理。最後慕迪畫龍點睛的明說：「你們要相信福音，心中留出一點空間給神」，

接著唱詩、呼召。就在悠揚而充滿鼓勵的聖樂中，決志站起來的有二百多人，杜明德也在其中。

## 家財萬貫非真福

### 佳音廣傳最上策

一八八四年六月，慕迪再來劍橋開佈道會，杜明德剛好在劍橋畢業，他面對的問題比兩年前更嚴重。如何善用此生，為主而活是一個極大的抉擇。杜明德決定入神學院深造，積極參與大學校園工作，操練自己，等候神明確的恩領。正在這段時間，戴德生由中國來倫敦及劍橋等地分享中國內地會的福音事工，極需新宣教士前往協助。杜明德的好友施達德、司米德、章必成及何斯德都在興奮地談論「去中國」這個新挑戰。同年十一月，杜明德知道二哥杜西瑟也有神的呼召去中國傳福音，於是兄弟二人和施達德跪下禱告三小時，杜明德決心事主，如聖靈引導，不必等到神學課程完畢，接受按牧後才出國傳道，這個心願一直存於杜明德的心中。

但是當他母親聽聞兩個兒子都有意到中國傳福音這個消息後，一直都因愛子心切，無法表達内心不滿。她也絕對不能了解為什麼一些在劍橋高等學府的高才生，又是富家子弟，勇猛騎兵，竟然要遠赴重洋，到那貧窮得極可憐的中國去傳福音呢？直到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日，元旦後在杜家舉行村民大會，來參加者約三十五位，由杜太太接待他們，施達德和司米德主領，那時這位母親還是不能忍受兩個兒子也像兩位狂熱的運動家那樣狂熱。相反的，杜氏兄弟發現驅使他們立刻去中國傳道的力量越來越迫切，還決心去信給戴德生表明心志。一月八日，兩兄弟一同到倫敦去見戴德生。一周後，正式蒙戴德生答應接納他們的申請，並希望能趕及安排與其他五位在二月初同赴中國。

杜氏兄弟的決定，使戴德生非常感動，於是劍橋七傑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但是對杜夫人來說，由於她兩個兒子決定急速，未能與內地會有正式的接觸，只是希望他們先去中國了解一些工作情況。其實，這種感覺是可以理解的。這位母親眼見兩個成才的兒子要放棄職業，離開家園到遠方去傳道，她希望能輕描淡寫地向那有財有勢的朋友說：「我的兒子們去中國旅行。」很可能，她覺得在當時的社會和家族地位，當宣教士的母親是件羞恥的事。

## **按牧中華聲威遠 走遍峨嵋佳音傳**

杜明德很早就想獻身在英國當牧師聖職，卻沒有想到這個聖職會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封給他。剛到中國三年，與愛麗斯小姐結婚；再過兩年，被內地會按為牧師，除了當時有極大的需要外，千萬不可忽視杜明德本人的恩賜和潛能。

劍橋七傑在一八八五年初春安抵上海後，戴德生把他們分成三隊，按不同方向出發。杜明德和二哥杜西瑟及施達德同一隊，由內地會同工麥加迪領隊，從長江上游向漢口出發，頭幾年大部分時間在華西、四川一帶傳道牧會。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按立為牧師，和蓋士利一樣對傳道、牧養有莫大的貢獻。後三十年（1898-1928）除了專心在遂寧牧會外，還經常四出佈道，走遍四川全省大小鄉鎮。杜明德成功的地方，是值得所有宣教士效法的。

**生活清苦** -- 杜明德離開英國那天，便立志靠主過清苦的生活，外在環境的驅使固然有助成功，但是內在心靈的願意更為重要。多年的操練，與中國村民一起生活，使他學習貧民的性格、習俗和方式。

**苦練漢語** -- 初抵中國的時候，劍橋七傑都有一個禱告，就是求神賜下方言恩賜，使大家能立即講漢語，那是個夢想。杜明德和二哥杜西瑟很早就下決心去苦學，每天早晨兩人走到街上，和居民來往交談，增加字彙，加強互相了解，進步神速。

**熱愛中華** -- 杜明德的性格隨和，學識淵博，對中國的一草一木都甚喜歡，從上海到漢口的湖光山色，令他讚美不絕。有時他會跑到佛廟去和僧人交談，還做個人見證，以除一切語言、風俗、宗教、種族、膚色諸類的分歧。

**沉默應戰** -- 在四川山區的宣教工作，並沒有甚麼轟烈事件發生，杜明德夫婦二人只是安靜牧會，造就信徒，非常深入，亦可算是結果繫繫。

## **回英暫挑新工作 赴華再繫舊情懷**

在中國事奉六年多，一八九二年，杜明德有機會回英國劍橋完成碩士學位。同年，他被聘任為英國學生志願宣教聯盟的秘書長。根據傳統，這個職位應由一位在校同學充當，不必付出每月薪金。但是此次人事改變，董事會認為杜明德若肯出任，是個千載一時的良

機，才決定付他薪酬，當時還引起一番爭論，多次開會才決定每周工資為三英鎊。蘇格蘭董事認為太高，但是對一個有家眷而經驗豐富的領袖來說，這種待遇實在是太低了。

杜明德在英國挑起一項新工作，專心向大學校園團契聯繫，先與威爾斯地區神學院及宗教系學生取得合作，反應良好。他經常講「救恩的確據」方面的信息，鼓勵大學生多查考聖經，少靠註釋。杜明德先後訪問了十四間大學，還招募了三十位同學加入學生志願宣教聯盟，年底又拜訪倫敦地區各大學、醫學院及牛津大學。

第二年，杜明德要將聯盟的工作擴展，聲明「這個學生志願宣教聯盟之最高目的，是要連結那些被聖靈感動而順服主呼召去傳福音的大學生。」這種崇高的目標在英國是史無前例的。同時，這個學生運動是超越校園界線和宗派範疇的。由於杜明德的努力和推動，一年內報名加入聯盟的大學生達到四百九十一人，其中有二十五位已獻身到海外去宣教。最令人興奮的，在這羣知識分子當中，有一百三十三位是醫學院的高才生。杜明德常到蘇格蘭、愛爾蘭訪問，講道凡八十多次，使大學生參加凱錫克培靈會的人數也大增。

雖然大學生工作是充滿挑戰性，杜明德的心還是在中國。一九〇七年初，妻子愛麗斯因病去世，十九年的美滿家庭造福了不少中國人，留下四個兒子。那時杜明德正是四十四歲壯年，極需要一個妻子，孩子們也需要一個母親。一年半後，神安排了杜明德和奧尼爾小姐結婚，兩人相愛事奉，更加蒙恩。

## 在華事奉四十載

## 安享世福七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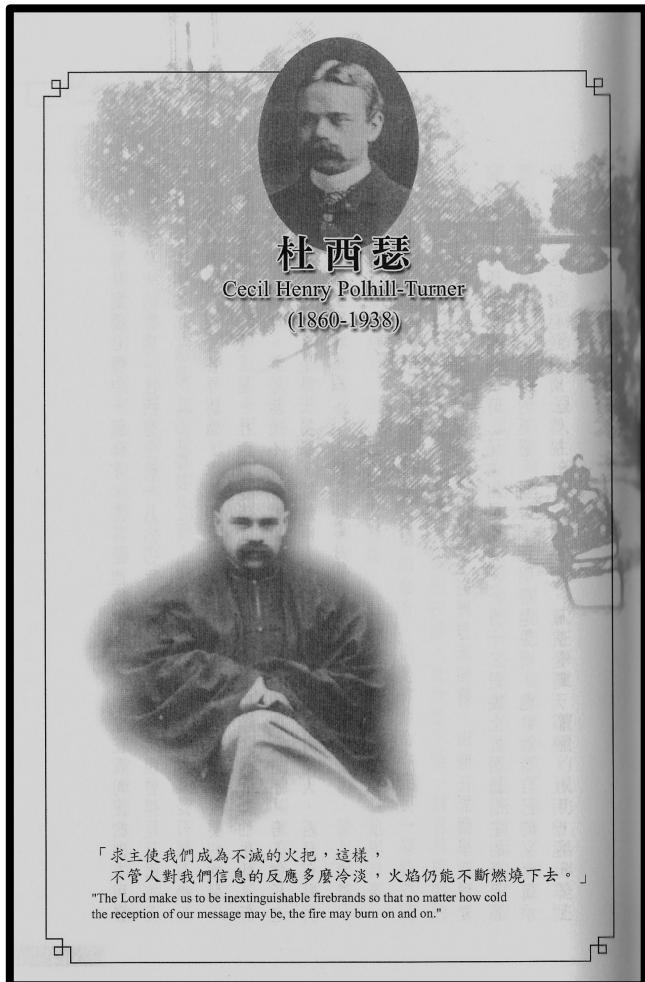
杜明德和妻子奧尼爾在中國四川牧會及巡迴佈道直到一九二八年，滿了六十六歲才正式退休回英國。

其後他在聖公會聖亞賓堂牧會三年，後轉到普函鎮榮隆為教區牧師，牧會了兩年再遷返里亞賓鎮正式退休。一九三五年結束了七十三年在地上忠心的事奉。最值得安慰的是四個兒子都有成就。大兒子德加斯 (Douglas) 劍橋畢業在英國當牧師，二兒子史丹利 (Stanley) 也畢業於劍橋，在英國軍中服務，三兒子望德古 (Montagu) 倫敦大學畢業當醫藥監督，小兒子提爾多 (Theodore) 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那年生於中國，後來也和二哥一樣在英軍服務。

## 姓氏考證

劍橋七傑其中兩位兄弟杜西瑟和杜明德的英文姓有兩個字，Polhill 和 Turner。Polhill 有中譯為「寶」，Turner 有中譯為「柱」，也有音譯為「端納」。

按歷史考據，杜氏兄弟的父親本姓「寶」(Polhill)，與安瑪麗小姐於一八五二年結婚。安瑪麗小姐本姓杜 (Turner)，由於一八五三年杜家有一筆大遺產留給那位剛嫁給寶家的安瑪麗小姐，為了要保持合法和正式承受這筆遺產，必須把杜姓 (Turner) 加在寶姓 (Polhill) 後面，故此英文姓由兩個字合成一個姓。不過後來，寶家的後裔不喜歡兩個姓連用，按合法程序把「杜」字去掉。由於杜氏兄弟加入劍橋七傑行列去中國傳道時，是兩姓連用，故全部歷史文獻都採用之。但是英國五旬節派及靈恩運動開始後，有關杜西瑟的英文姓卻改用單姓「寶」，而不用「杜」姓了。本書則根據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團「內地會紀錄」而採用杜明德及杜西瑟的譯名。



杜西瑟是劍橋七傑中一個奇才，尤其是他後半生的事奉。在五旬派的創立與發展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杜西瑟生於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父親曾經是英國拔芙郡(Bedfordshire)的議員，又任郡長多年。這個家族幾代從軍，可真是有權有勢，加上學問淵博，深受各界認識、尊重和愛戴。母親亦是出於名門巴倫公爵的女兒。杜郡長夫婦生下一女三男。杜西瑟是老二，高中已入名校伊頓，過著神仙生活，打獵、演話劇、板球、划船無所不行，還贏得了校際運動會的代表選手。考入劍橋之後，和弟弟杜明德更是得天獨厚，縱然兩人都短小精悍，但智力超人，西瑟有點沉默和固執，明德隨和可親。二人信主和獻身的經過卻非常感人。

## **手足情深求真理**

### **獻身事主不回頭**

杜西瑟對弟弟杜明德在慕迪佈道會信主經歷還未知曉，因他在那個學期到愛爾蘭去了，所以他回劍橋時，兄弟相見談到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杜明德信主的奇異感受，杜西瑟有點不可置信的異感。同時，杜明德還聲明，他會放棄自己的家產繼承權，因為他已決心到中國去傳福音。這個聲明，確實是晴天霹靂。杜明德還分享到生命的轉機，他洞悉到一個人生真理，就是他本人在學業、體壇的成功，無非是主耶穌藉著這些恩賜，成為一些宣揚新生命的工具而已。他和章必成等還成了知交，每日參加禱告會，又鼓勵在聖三一學院的同學參與一些佈道和協助服務貧困的實際行動。

杜西瑟的心路歷程卻充滿了爭戰、試煉和抉擇。杜西瑟不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他經常為自己爭辯：「你必須順從神的命令，但是神命令你走另一條路的時候，你應該怎麼回應？」他又常自我安慰說：「我對自己的事業非常滿足與自豪，而且我必定會名成業就，我更有其他雄圖大計，一旦神要改變或推翻，那怎麼辦？我經常在疑雲中迷惘。」

一年冬季假期，他到德國與叔叔亨利白朗男爵見面，住在一個德國家庭中，一則學習德文，二則與叔叔多相處。因為叔叔不婚，把杜西瑟看為繼承人。在這段寒冬不尋常的異鄉生活中，杜西瑟有許多機會談道禱告，更深明白主的心意。一八八四年三月他離開德國返英國前寫出下面的心思：「最後……我的心穩定下來，決志歸向基督，信賴祂，以祂為我的救主，我的主宰。」

為了更清楚主的呼召和去遠東宣教之事，杜西瑟決定去倫敦找戴德生詳談。他們談了一會，戴德生便說：「我們為這事禱告吧！」事後，杜西瑟記著：「我們跪下，單單尋求神的旨意。」

## **教士傳道傾心血**

### **聖火焚燒力更多**

當一個青年人誠心懇切祈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神蹟就會出現。杜西瑟本來有一流騎兵隊的名聲，向軍中呈辭尚未批下來，弟弟杜明德早已決心赴華，母親聞訊後立即提出要慎重禱告和考慮。年紀輕輕，渡遠洋絕不應該是一個衝動的抉擇。但他已經決心獻身到中國去傳福音，所有名譽、地位、人事、親情都會有妥善的安排。故此，在一八八五年二月四日那個具歷史性的聚會裡，面對愛賽特廳裡三、四千人，杜西瑟只講了短短幾

句話，但是卻字字驚人，他說：「我的靈魂已在主裡面得著了最大的平安與喜樂，巴不得你們每一位都能這樣。」

經過一個多月的航程，劍橋七傑終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抵達上海。為了入鄉隨俗及方便旅程，全體決定改穿唐裝。杜西瑟以威武軍官的身份，穿上樸實的民間便服，充分表現出他謙虛的誠意，卻沒有減少了他英勇的性情。

離開上海後，他們分別向內陸進發。六月尾，當他們由漢口乘船到漢中，天氣炎熱，一位中國同工和衣游泳，不知何故要沉下去，就大聲呼叫。第一個連衣帶鞋躍入河中去搶救那人的，就是杜西瑟，足見他有軍官的勇猛。自從到中國傳道之後，他非常注重屬靈的追求，尤其是尋求聖靈的引導。抵華翌年五月，杜西瑟寫報告回英國，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我們專心仰望聖靈的大能，親眼看見父神垂聽我們的禱告，又見證到兄弟靈命的大增長，聖靈的火已經開始點燃他們的生命火把。」

同年七月，杜西瑟到達重慶，實地報導當時一次暴動。據說其導火線是一些美國人在河邊興建一座康復中心，建築物比鄰近佛廟還高，引致村民嫉恨，發生抗議而暴動。杜西瑟請求英國教會眾人代禱，其中請眾人向神呼求，讓祂的榮耀在重慶彰顯，在四川彰顯，在全中國彰顯，以致撒旦權勢無法施展，使基督的名得勝，使他們被聖靈充滿，得著聖靈的恩賜。

杜西瑟在一八八八年和一位賢內助愛蓮娜馬斯敦小姐結婚。夫婦二人醉心學習西藏語言文化，由一位蒙古人專門教授。兩年後孩子出世，又逢旱災，村民以為是洋人造成的禍患，所以遇見西教士就咒罵、毆打，使他們的福音工作不易發展。

### 深入西藏嚴禁地

### 發出光芒照滿天

杜西瑟在華十五年的傳道生活，最成功的一段歷史還算是深入中國西北區。在甘肅、西藏兩地旅行佈道，與當地人民結成好朋友，因他交遊廣闊，為人厚道，深得西藏人的敬仰和尊重，有機會與達賴喇嘛打過交道。由於當地民情、土語、風俗與山西不同，又不是內地會傳教士常到之地，所以傳道開荒，甚為困難，也不容易見到落地生根的果效。後來又轉向四川西部。夫婦生活清苦，但不減事主熱情。在一八九二年一次暴亂中，夫婦二人幾乎喪命，蒙主保佑，死裡逃生。經過一段時間靜養後，回英國述職並稍作休養。

杜西瑟仍是心繫中國，所以四年後，身體康復，又回到西藏與印度邊境一帶工作。藏族人宗教信仰根深蒂固，很難接受其他宗教。但是，杜西瑟夫婦仍用各種方法，以宣講、詩歌、圖畫等把基督福音、生命真理傳給西藏人。又和戴德生會合，組成中國內地會西藏佈道團，專責推動當地佈道工作。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爆發，所有宣教士及家眷都有生命危險。內地會一大批宣教士連同杜西瑟夫婦全部被送到東海岸較安全地區。正在此時，杜西瑟體力不支，在無可奈何中被迫離職休養，返回英國，醫生不准他再繼續在中國工作。在人看來，十五年在華的傳道生涯就此要結束了。其實不然，在神奇妙的計畫中，杜西瑟正達四十壯年，餘生還有一段更輝煌的歷史和貢獻。

### 妻去子亡心欲絕

### 主賜靈恩命更新

人生路途的遭遇並不是常人可以定奪的，更是無法預測的。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信主的人，也常受到試煉和被撒旦攻擊，如約伯一樣。杜西瑟夫婦因體力不支被迫離開十五年來心愛的中國，回到英國老家。一九〇三年，慶幸繼承了一幢豪柏利大宅，對一個遠離家園十五載的宣教士來說，這幢華廈，價值連城，確是生活一大保障。可惜，世事變幻無常，一九〇四年，愛妻和幼子在六個月內先後去世，留下兩子（查理十四歲，奧巡十三歲）一女（卡道蓮十一歲），四人相依為命。在痛不欲生的情況下，杜西瑟唯有日夕禱告，求聖靈安慰。

最奇妙的一件大事亦發生在一九〇四年的下半年，英國教會在沉睡中被威爾斯大復興喚醒了。突然間，城鄉市鎮大小教會的信徒都被神的聖靈所感動，聚會者都擠得水泄不通，許多罪人悔改信主。晚間聚會延長至深夜，這種情況一直延至一九〇五年。杜西瑟親身經歷這個大復興並且寫下一段動人的見證，他說：「威爾斯大復興期間，主親自撫摸我的生命，打開我的心靈，使我親嘗聖靈更新的影響，使我更渴慕祂的生命、愛心和能力。」

威爾斯大復興的威力傳到了洛杉磯。根據復興史學家歐伊文博士報導，名佈道家邁亞親身經歷威爾斯大復興的實況，一九〇五年，再到洛杉磯講道傳述復興真況。杜西瑟早聽聞洛杉磯亞蘇莎大街一個小教堂成為大復興的起點，便有意親自來觀察，可惜那時要趕回中國，不能立刻成行。所以在一九〇八年元旦那天他特別安排由中國返英時經過洛杉磯，還逗留了一個月之久。最令他興奮的就是和施達德的哥哥施喬治在洛杉磯偶遇，因他是劍

橋的老同學，聞訊來看看這個新的靈恩運動。兩人日夕一起禱告、傾談、聚會，雖然亞蘇莎大街那個小教會裡人較多，而且聚會形式頗為激動，唱詩禱告聲浪高漲，對杜西瑟這位軍人出身而又是一位知識分子，似乎難以投入。但是杜西瑟反覺得聖靈能力的威武，充分流露在會眾的誠心敬拜和讚美中，自己親身感受到聖靈的洗禮。他寫道：「有一次和施喬治在喝下午茶，突然有一個感受，就是我好像正在高舉聖潔的酒杯，飲於聖泉。」杜西瑟還記載他在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日領受了方言的恩賜。回英國之後，全身致力於一項新使命，成為英國五旬節靈恩派的鼎力支持者，在海外宣教聖工又開創了一條新路。

### 靈恩運動感萬眾 如火如荼燒半天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三八年這三十年漫長的歲月，杜西瑟與靈恩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由於各種原因，許多與內地會有關的報導很少提到杜西瑟在這個新運動的貢獻。根據克勤牧師的見解，杜西瑟對五旬節派靈恩運動、神召會海外差傳的事工及國際學生，在頭六年(1908-1914)的貢獻最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勢力就減少了。總括而論，杜西瑟在下列三方面，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 (1) 英國五旬節靈恩運動的鼎力支持者

這個運動開始時，全靠信徒的小型禱告會，同心追求聖靈。一九〇八年夏天，已經有三十六個五旬節中心。同年秋天，杜西瑟在倫敦購入一間大屋，提供為大眾禱告之殿。每周幾晚都舉行禱告會，尋求聖靈充滿、方言等恩賜，吸引到不少有影響力的人來參加。禱告會人數越來越多，後來改在聖公會西安大學(Sion College)舉行，每次約有二百餘人。同時杜西瑟還出錢出力，安排聚會，編印《讚美詩歌》等。杜西瑟和另一位五旬節派領袖亞力山大博迪牧師合作，使五旬節靈恩運動發展神速，還經常開街頭佈道和大型聚會，邀請有靈力的牧師由美國來英傳復興的信息。杜西瑟專心提拔後起之秀。霍法理兄弟(Stephen and George Jefferys)和朱當奴(Donald Gee)都是當時英國的名佈道家，影響靈恩運動甚深。

#### (2) 英國神召會海外差傳事工的策動者

英國神召會對海外宣教差傳一向沒有奇異的突破。自從復興之風吹來英國之後，教會好些信徒極追求聖靈充滿，加上杜西瑟在英國各地的鼓吹，更多信徒受到啟發和幫助。杜西瑟得到同工博迪牧師的鼎力支持，組織了英國愛爾蘭五旬節宣教聯會，立即被選為英

國方面的執行秘書及司庫。德國的五旬節大會在漢堡舉行，杜西瑟是主要講員，鼓吹海外宣教。由於他在中國內地會的宣教經驗，對這個新興運動無論在行政、人事、管理和推動各方面，都有極寶貴的建議和優異的成果。

### (3) 擴大海外差傳異象和加強合作

一九〇九年，杜西瑟被推選為聯會會長之後，除了立即創立西藏邊疆差會，加強英國五旬節派海外差傳事工外，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杜西瑟與老同學何斯德（當時接任了中國內地會的總主任要職）保持密切聯絡。初期，有些五旬節派的宣教士抵達中國，便要接受內地會的培訓和指導。在倫敦設立的宣教士中心男女分開，被招募者要在三十歲以下。杜西瑟更注重嚴格管理，刻苦操練，和具影響力的宣道策略。兩年來，在英倫、蘇格蘭、威爾斯各地開辦了十多間宣教士中心。

可惜多年來，所招募到的人選大部分是學歷較低、經濟環境惡劣和易衝動的人，引致多方面的困難。有兩位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以自己親眼看見神，接受神的啟示為理由辭職。還有些宣教士聲明只接受神的權威，不接受差會的權威。凡此種種，造成杜西瑟對這個靈恩運動興趣漸減的主因。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把五旬節宣教聯會歸入新興宗派的英國及愛爾蘭神召會，成為該宗教派的差傳部。轟轟烈烈的靈恩運動也隨著他的體力而減退。

## 七度來華尋根樂

## 八旬老翁念舊狂

杜西瑟在四十壯年因體弱及政局被迫離開中國，結束內地會宣教士工作之後，人生遭遇到無數次的打擊，但是他的心仍不斷懷念著中國。自從一九〇三年開始，三十五年間他一共來華七次。而且停留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都是為了差派宣教士來華傳福音、救靈魂的偉業。他熱愛中國的心是用行動表現出來的：出錢、出力、奉獻生命，實在令中國人也覺得慚愧。他的後半生致力投入靈恩運動，讚揚者多但指責者也不少。不過，對杜西瑟本身而言，他都是專心禱告，求主喜悅，難怪他留下一段感人至深的心聲：

「求主使我們成為不滅的火把，這樣，不管人對我們信息的反應多麼冷淡，火焰仍能不斷燃燒下去。」

# 移風易俗的牛津三豪

Oxford Th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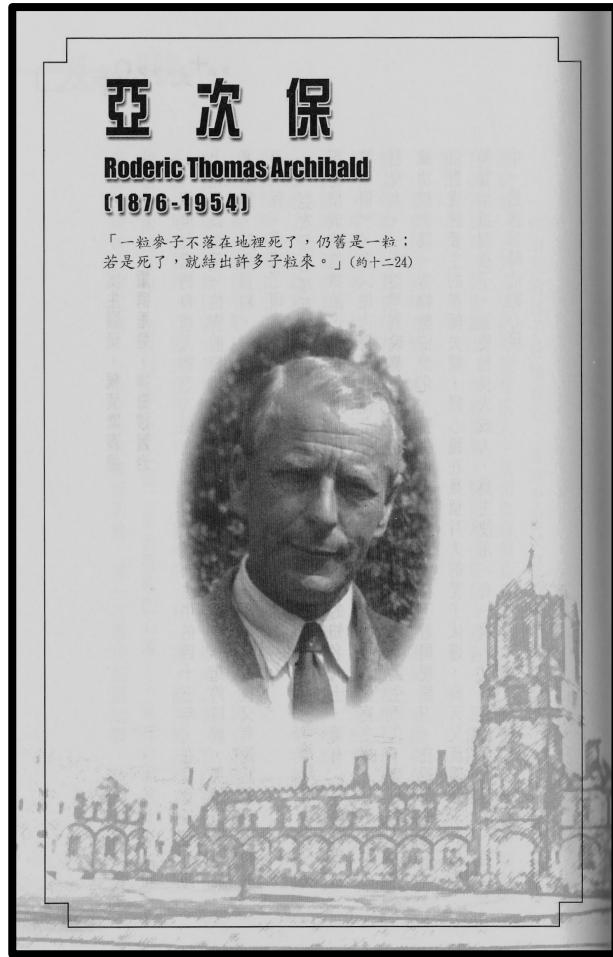
## 移風易俗的牛津三豪

### 順服神旨達非亞

神在不同的時代，興起不同的工人來事奉祂。一個被認為「無高深教育」的慕迪在一八八二年去劍橋佈道時，鼓舞起劍橋七傑愛主、事主。十年後，一八九二年慕迪去牛津佈道時，又激勵起不少青年學人獻身。根據史學家凌努士 (J. S. Reynolds) 指出，雖然十九世紀末期，牛津的教會不見得很興旺，因為仍然受神學傳統的壓抑，新派神學的引誘，一般情況是死氣沉沉的，不過聖靈仍然在不同的人心中工作。凌氏統計從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五年這十五年間，至少有二十一位牛津高才生受感動，獻身海外宣道工作，牛津三豪就包括在這一羣的精英裡面。在基督教圈子內比較有聲望和影響力的至少有十位：

1. 賀連倫 (William Edward Sladen Holland) 去印度
2. 奧文 (Charles Owen) 去日本
3. 紀亞納 (William Henry Temple Gairdner) 去北非
4. 顯天同 (Frank William Hinton) 去印度
5. 戴維斯 (Arthur Whitcliff Davis) 去印度
6. 麥尼理 (Hector McNeile) 去印度
7. 威爾奇 (Paget Wilkes) 去日本
8. 奧華利 (Thomas Edgar Alvarez) 去西非
9. 歐迪寒 (Joseph Hoyldsworth Oldham) 巡迴佈道
10. 亞次保 (Roderic Thomas Archibald) 去印度

雖然沒有一位來中國，但是神的旨意和道路卻是最美好的。他們順服和跟隨神，為神的國度盡上了他們的生命力，本書選出三位作特寫介紹。



亞 次 保  
Roderic Thomas Archibald  
(1876-1954)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

### 出生顯貴，親情常圍繞

### 重病垂危，神奇妙醫治

印度兒童的尊崇人物亞次保在印度投上了一生中的四十五年，在兒童福音工作上也可以說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兒童偶像。小孩子和他在一起的時候，那地方就是兒童樂園。誰敢預料，一個在死亡邊沿掙扎良久的嬰孩，長大後又有說話翹舌困難的亞次保，竟成了印度千千萬萬兒童生命的恩人呢？

亞次保生在英國一個書香世代的家庭。祖父是英國地方高等法院的法官。父親是位成功的律師，也是當時英國法律界和警務界的知名人士，著有《皇家高等法院手冊》，及《城市警署法律全書》。母親是個賢淑愛主的家庭主婦，為了家中七個兒女，一天從早到晚都忙個不停。亞次保在一八七六年誕生不久，突然病發，內臟功能失調，食物無法消化，

醫生也束手無策，亦不敢隨便開刀。在絕望的邊沿，這對虔誠愛主的律師夫婦，同心跪在幾個月大的愛子床邊，向天父流淚呼求，禱告神醫治這個孩子，並使他長大成人，為主使用。有一次，父親寫給亞次保的一封信中，透露當時他的心境：

「你出世的日子是痛苦的，當時你祖父在病榻垂危，你一生下來幾個月又罹患絕症，全無希望把你撫養成人。我和你母親真是肝腸寸斷，唯有把靈魂肺腑傾倒在真神面前，將你獻上，求祂憐憫，醫治和使用你。感謝主，祂做了祂認為最好的事！」

亞次保的童年充滿了愛和喜樂。父親喜歡揚帆出海遊玩，小亞次保經常跟著在船上做助手，對航行有豐富的經驗。由於家庭富裕，父母常常帶孩子們到歐洲各國旅行。中學時候，亞次保對德國、法國、瑞士、挪威、荷蘭各地的文化、歷史、風土人情都瞭如指掌。亞次保很清楚在九歲那年接受耶穌為救主，他說：「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母親和我跪在床前，我第一次明白向天父禱告求祂赦免我的罪，基督真的為我而死。我心中充滿喜樂，是我從來未經歷過的。」

因為他說話有點結舌，在學校常受同學欺負和譏笑。幼小的心靈雖受了創傷，但自從信主得救以後，學懂向神禱告的秘訣。有時受人欺凌之後，自己跑到樹林中去傷心地告訴神，這種經歷是沒有人可以教導的。有一次，他大膽向神求，把這點說話的困難拿掉。他用詩篇一四二篇二節表明他的心境：「我在祂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陳說我的患難。」他相信神會幫助他。有一次學校朗誦比賽，他毅然報名參加，朗誦時聲音響亮，抑揚有度，獲得冠軍。這是他從神那裡得來很好的印證 -- 靠著主，可以勝過任何困難和殘缺。

## 牛津生活

### 德智體羣靈五育並重

亞次保能考入牛津大學不是一件難事。他自小在家受到父親的教導，母親屬靈的熏陶，又喜愛古典文學和音樂，為了要應付同學的欺凌，自己也不敢放棄健身運動，別人襲擊時有點招架之力。亞次保也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很容易和朋友來往相交，所以牛津的生活，在他掙扎成長的過程中是相當難忘的。

他好學，更好運動，很快便被推任為牛津大學足球隊隊長。在校園備受歡迎和愛戴。第二年弟弟也考入牛津，這小子比哥哥更聰明活潑，被同學選為牛津校園團契的主席；再加上父親兩位侄兒也來到牛津，四人出入成羣結隊，甚至同住一個宿舍，經常在房間開早餐禱告會，被同學稱為「四條好漢」。亞次保在課餘常參加校園街頭露天佈道、沙灘佈道，

唱詩聲音宏亮。十九歲的亞次保一進大學便開始表現出自己的信心和毅力，也深覺主的福氣與同在。在好幾位摯友的支持下，整個人生都有了新的方向。當然他也遇到孤單和失敗的經歷。二十二歲那年，他靈命裡起了一個風波，但沒有人知道。自己的成功，反帶來虛空的感覺。他說：「我的生命走向一個低潮了。」後來，神藉著兩段經文，使他重振起來。羅馬書八章十六節：「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腓立比書三章十節：「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生活的壓力，使他靠著神的話更向下紮根。

### 靜候預備

#### 神的旨意自清楚顯明

亞次保自小喜歡和父親出海或到歐洲遊覽，更希望有一天能遠渡重洋為主作宣教士。牛津畢業後，前途仍未明確，於是決心暫時教書，在課堂上與學生相處，預備自己。第二年夏天，正值一九〇〇年中國義和團之亂，許多宣教士受害，所以到中國之門關了。兒童特工傳道會 (Children's Special Service Mission) 的總幹事貝先生 (T. B. Bishop) 親自到訪，邀請亞次保參加該會，受派到印度去工作。

亞次保對印度深有認識，知道印度的社會制度比中國的滿清統治更難受。印度社會，數千年來都受四個「種姓」的限制。

第一，婆羅門 -- 產生於梵天的大腦，是純潔的、高雅的，可任僧侶聖職，長享俸祿。

第二，刹帝利 -- 產生於梵天的雙臂，是武士貴族，亦享有許多特權。

第三，吠舍 -- 產生於梵天的大腿，是專業人士，經商、務農、放牧等。

第四，陀羅 -- 產生於梵天的腳，是工人、苦力。為前三個種姓的人效勞。(這種姓佔人口一半)

其實，還有一羣稱為「無種姓者」(不可接觸的賤民)。

基於這些種姓的階級，每個印度人一生的活動、工作、婚姻均受限制，加上宗教信仰與家族觀念打成一片，印度人民就好像困在一個永恆的方格裡面，是生是死，無可分辨。尤有進者，英國統治印度年日長久，種族歧視，使印度的貧苦大眾，雖生猶死。甘地離開印度跑到南非去與英國人展開鬥爭凡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一五年才重返故土。這期間，到印度去傳福音，尤其是把福音道種撒入青少年的心田，帶領下一代歸主，實在是一個偉大

的使命和挑戰。亞次保知道去印度有無數的困難，但也深知神有無限的恩典，他就毅然接受了兒童特工傳道會的邀請。他用心教完一個學年，在傳道會受訓了一段時間，於一九〇一年十月乘船往印度，踏出了一在異鄉事奉四十五年的第一步。

二十五歲的亞次保依依不捨地道別了親友和一班可愛的學生。幾箱行李中，他最喜歡學生送給他的那本特大聖經，全體簽名，以作留念，也代表了孩子在他身上的理想和期望。

## 投資天國

### 栽培年輕寶貴的一代

有人會問：「為甚麼一個出自書香世家、富裕門第的牛津高才生，會跑到那麼落後的國家 -- 印度，向小孩子傳福音呢？」這是一個極好而又極難解釋的問題，亞次保從來沒有嘗試去解答它，在他的心中，只有一個完全順服的虔誠態度。他喜歡聖經一句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 19) 兒童特工傳道會早於一八六八年在英國成立，唯一的宗旨是帶領兒童歸向基督，直到一九六〇年該會改稱為「讀經會」(Scripture Union)。亞次保喜愛歷史，也洞察歷史給人類的教訓。他知道無論哪一個古老的國家，哪一種極權的政制，都會被歷史、時間摧毀的。中國人在高呼不合邏輯的口號 -- 「扶清滅洋」的時候，印度人也在呼喊「還我自由」。亞次保認為十九世紀應該隨著殘餘封建消逝了，二十世紀應屬於年青的下一代，由他們去耕種、開拓和收穫。印度詩聖泰戈爾有一段悲怨的心聲，也是壯烈的心聲：

「通過人類多難的歷史  
捲來一陣破壞的無知的狂怒  
文明的高塔傾塌在塵埃裡  
在道義的無政府的混亂裡  
歷代的烈士英勇地贏得的  
人類最好的珍寶  
被掠奪者踐踏在腳下  
來吧！年輕的國家  
宣告保衛自由的戰爭

舉起不可戰勝的信仰的旗幟

用生命修築橋梁跨過被恨惡

炸裂的大地，向前邁進！」

亞次保更具屬靈的遠見，把生命向天國投資，栽培印度年輕的一代。他到印度頭幾年，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分散各地的學校福音工作，就好像一個巡迴兒童佈道家，按學校、教會及地區的需要，前往主領特別兒童聚會。由於還是單身又喜愛旅行，所以幾年內走遍印度南北，翻山越嶺，舟車勞頓，露宿山頭，全不在意。他能唱能講，方法新穎。有一次在加爾各答一間學校舉辦兒童聚會，以為這個城市不大習慣大型聚會，禮堂擺放五百五十張椅子已經夠了吧，誰知遇到人滿之患。又一次在邦加里開佈道會，最後一天是主日，孩子從鄉村小鎮聞訊湧來，那天聽到福音的超過一千人。一次在天畝區英國教會傳道會的大禮堂開聚會，至少可容三千人，但是天陰要下雨，哪會有人來呢？唱詩時，至少已經有二千人趕入禮堂，免被大雨淋濕。

### 向內，注重教育工作

### 向外，組織青年佈道

在英國殖民地，專為英國孩子而設的學校很多。二十世紀初葉的印度，普通日間學校數以千計，有貴族風味的寄宿學校也有七十五間，分散在全國各地。學校當局很樂意和兒童特工傳道會合作，盡量安排各種聚會，提供宗教教育。有一年，亞次保共走訪了二十三間學校。

有時要在火車過兩個晚上才可到達另一個目的地，來往沒有火車、汽車和人力車的地方，便要提著行李走路，幸好他身體強壯，健步如飛，原來神在亞次保年少時已經開始預備好他的體格，日後長途跋涉也不覺辛苦疲乏。有時亞次保要在一個城市或地區逗留十幾個星期，展開校內的教育工作，數以千計的學生受到極大的祝福。

因為白人的福音工作，其他同工可以應付，但是向印度人，或者通婚生下來的混血兒傳福音，就非常困難，必須用特別的方法和策略。亞次保經過詳細計畫、說服和禱告，組織了青年志願佈道團，參加者近五十人。他們不受薪水，也根本沒有經費，但是大家有愛心和勇氣，接受訓練、裝備，然後分成小組向各城市、小鎮、村莊出發，向各階層的印度人傳福音。這個佈道團運動一直維持了十三年，不少信徒受到良好的造就，建立深厚的

友誼。後來，許多志願軍在各教會、學校、機構、商界、法律界有相當成就，直接影響印度社會及改造印度文化。

### **愛妻病逝，打擊倍沉重**

### **重振心靈，事主更熱切**

亞次保三十三歲那年才和黛絲小姐結婚，夫婦二人相親相愛，在工作上有同一的異象和心志，所以兒童工作發展得更快。他們婚後的生活非常浪漫。有一段時期，二人就住在一個帳棚裡，生活簡樸。他們喜歡一起去爬山。有一次幾乎爬近西藏高原一個高峰，享受造物主的奇妙創造。婚姻生活也加強了他們事奉的決心和毅力，互相研究、討論時把好些傳道方法改善了，又創新其他工具和媒介。他們後來搬到森羅小鎮內的新居，安定生活。

黛絲結婚後六年左右突然發現有惡性腫瘤，醫生立即施手術。經過一段時間休養，好像日見起色，亞次保亦可以繼續外出領聚會。有一次，他剛離家一天，要到岩利沙去主持一個佈道會。黛絲在家瘤病復發，突然去世。當電報送到亞次保手中時，妻子黛絲的喪禮儀式亦結束了。他帶著沉重的心境趕回來，家裡面已是冷清清一片寂寞，人去樓空，欲哭無淚，也說不出半句話來。雙手在愛妻墓旁種了一棵小樹，和那塊堅硬的石碑在草綠山旁縷然相對。聖經的話又活現在亞次保的心頭：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 24）

愛妻病逝，不辭而別的打擊，是非常嚴重的，亞次保仍然堅信神不會做錯事，決意把家中一切物件賣掉或送出，自己背著一個行囊及一點傳道工具，離開了這個居住了六年多的家，帶著希伯來書十三章五節的應許：「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便邁步走了。此後整整二十五年的獨身生活裏，他對主的聖工更熱心，所到的地方更廣，接觸的人更多，影響與成果當然也更大。直到六十六歲那年，和一位年輕的伊麗莎白小姐結婚。其實，亞次保極需要一位伴侶細心照顧和幫助，伊麗莎白是個好同工，又願意嫁給他，同心走天路，實在是神由天賜下的大恩典。伊麗莎白全心愛亞次保和照顧他，後來還替他寫了一本小書，紀念他終生事主的辛勞和對印度兒童及教會的影響。亞次保和伊麗莎白結婚後，仍然到處主領聚會，先後到過南非、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英國各地，備受歡迎。

## **訓練同工，開傳道新路**

### **不遺餘力，重語言文化**

亞次保因為失去了愛妻黛絲的幫助，工作突然覺得繁重。他決心在傳道策略上不單起用當地同工，還要大量訓練印度同工，運用當地語言，把福音廣傳出去。這個策略，深受同工的支持。亞次保的時間和精力就全部放在這個極重要的聖工上，無論是白種人、印度人或是混種人都很尊重亞次保，稱他是「自己人」。

印度人口佔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中國。印度有二十二個省和九個特別區，方言繁多，若不是深入民間，用當地熟悉的土語，提供淺白的書刊，很難把福音傳開。亞次保的成功，在乎他清楚看到民間的需要，和用有效方法接觸那些空虛的心靈。

自從一九一五年甘地從南非回印度展開反英帝國殖民地主義運動之後，印度的社會和民心起了大變動。他以絕食來鼓舞印度人愛國，曾四次入獄，也是為了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獨立，最後因反對教派之糾紛被刺。亞次保倡導的方法，正合時代的需要。他選拔一批精悍的印度同工，和他一起生活，培養他們的靈命，讀經、禱告、分享，教導他們如何用新方法和新材料去傳福音。同時，他指導這一批新兵如何去訓練其他的人才，這些精煉人才訓練在印度全國展開了。

被選入這精兵團的人大致在三十歲左右，臉要常帶笑容，衣裝端正，溫文有禮，忍耐不躁，甘心受苦，滿有智慧，還要能講、能唱、能演、能背聖經，更要懂得怎樣禱告。難怪神的工作在一、二十年內，能在印度全國，深入民間，亞次保的功勞重大。

## **古舊福音**

### **須用創新方法去傳揚**

亞次保的成功除了大量訓練印度同工之外，還用許多創新的方法，把福音傳開，這裡介紹五個方法。

(1) 大量印刷彩色小冊子：一個世紀前，在印度這個落後的國家能有先見之明用七彩奪目的福音小冊子去傳福音者，只有亞次保一人。他自己用心編寫，大量印刷，普及全國使用。

(2) 使用大眾傳播工具：亞次保常用戲劇、表演、故事方式傳福音，也用從倫敦帶來的七彩玻璃幻燈片，吸引兒童。

(3) 編印發行兒童讀經指南：用各種不同的文字、書刊，協助兒童閱讀和背誦聖經，在教會、學校、家中舉行比賽，務求深入民間家庭之中。

(4) 每間學校增設屬靈書刊圖書館：亞次保以身作則，捐出自己的薪金，購買一批屬靈書刊放在學校內，設立圖書館，引導兒童閱讀。他影響到每間學校都積極反應，開印度文教界的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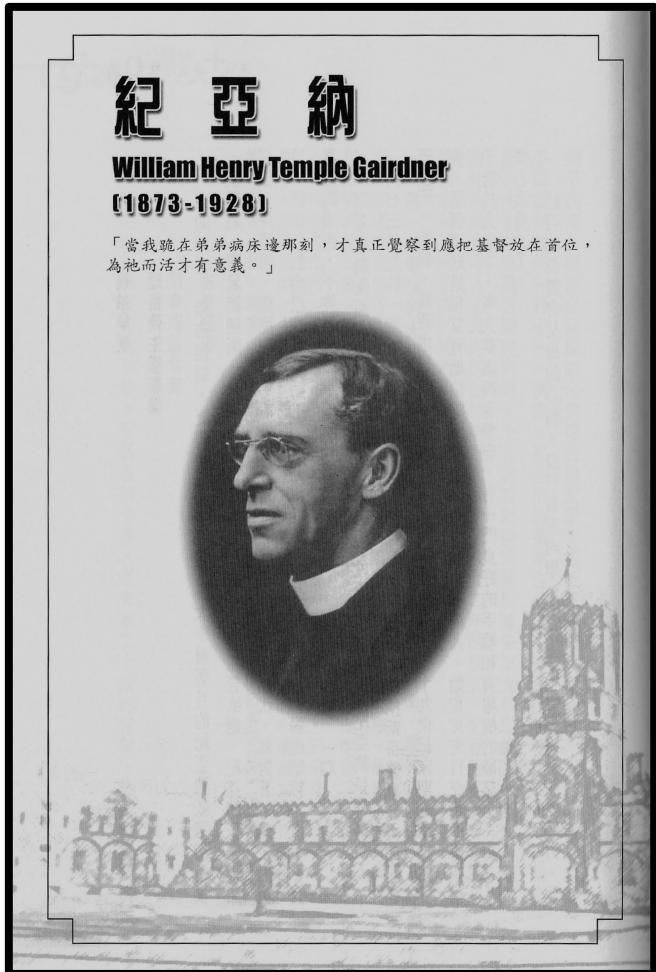
(5) 經常跟進和栽培的工作：同工受過良好的訓練，如果有一個小孩子信主，就把名字和地址記下，然後選出合適的同工和這小孩及家人聯絡。關心小孩子的靈命長進及其他切身的問題，直接協助了當地的教會，所以聖工發展神速，榮耀主名。

### 獨站廣場

#### 舉目向天為葛培理禱告

歲月催人，亞次保七十歲那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帶著熱淚和讚美向印度的同工、孩子道別，回到自己的老家英國。退休期間，來拜訪他的印度人數以百計，許多是小孩時代因亞次保傳福音而信主，後來成為信徒及領袖。看見他們，老懷大得安慰。但是他仍堅持，只要一息尚存，在地的戰爭是一直打到天堂門口的。

一九五三年的嚴冬，他到倫敦講道，知道美國佈道家葛培理將於翌年三月來倫敦開佈道會，亞次保心中有一個感動，自己靜悄悄來到佈道會的廣場大門口，那時大門緊緊關著。倫敦的天氣又寒冷又下雨，清晨的雨點打在他的臉上。他舉目向天，為葛培理禱告，求主賜下大祝福。葛培理佈道大會在倫敦開始的時候，消息傳到亞次保病床，神大大賜福佈道會，信主者眾。就在這個歡樂的喜訊中，亞次保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凌晨二時被主接去。倫敦的佈道大會延續了幾個星期，不少青年決志信主，神的國度仍然不斷在擴展。



### 親弟早逝

### 短暫殘生獲新識

人間凶吉，無法控制，更難明白。剛入牛津大學幾個月的紀亞納就遇到這樣一個難題，聖誕節期間，弟弟突患急症早逝，抱著屍首痛苦欲絕，紀亞納覺得人生只是一片黑暗。他跪在親弟的遺體旁邊，悲淚縱橫，思潮起伏，面對著這個人生絕境，好像在對自己喃喃說話：「除非我能尋找到一些比這個脆弱而短暫的殘生更有意義的東西，不然，我的一生就會枉活……」

這幕悲劇後面，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和一段感人的歷史。紀亞納是蘇格蘭人，一八七三年生於一個博學的小康之家，排行第三。父親在格拉斯哥醫學院 (Glasgow Hospital)

任教，同時也是愛丁堡大學皇家醫學會會長。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蘇格蘭社會，這個家庭是相當有地位的。紀亞納的母親是英國人，她和丈夫日夕希望兩個兒子能長大成才，考入英國高等學府，有一門良好的手藝和有建樹的職業，夫婦二人便心滿意足了。

紀亞納也體會父母的心腸，自己有志向學，所以在中學階段就開始努力。他個子高高，戴著金絲眼睛，喜愛古典文學，加上彈得一手好鋼琴，親友都稱讚他是牛津或劍橋的「料子」。其實，紀亞納的弟弟也是個小提琴手，兄弟二人，經常合奏，使家中充滿喜樂與和諧。十九歲的紀亞納終於被牛津大學取錄了，比他年輕一些的弟弟也考入了市內的格拉斯哥大學，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紀亞納帶著興奮的心情乘車南下到牛津註冊入學。

第一個學期的大學生活是多姿多采的。綠草如茵的校園，深秋的楓樹塗上彩色，到處都有伸手可採的蘋果樹。紀亞納愛音樂，更愛古典文學，所以把一座鋼琴和四個希臘石膏人像搬到宿舍來。每星期都去參加牛津大學音樂學會演奏，周末到小河去划獨木舟，和同學聊天，參加查經禱告會。雖然功課忙，三個月轉瞬間便消逝了。聖誕假期，大部分同學都回家，紀亞納同樣帶著喜樂的心情回到格拉斯哥，卻沒有預料到，親愛的弟弟會突然死去。在淚眼晶瑩中，他彷彿看見一道曙光。

## 主旨最美

### 順命遠航北非

紀亞納拖著沉重的步履，聖誕後回牛津，還未到二十歲的青年，他好像在幾個痛苦的黑夜中突然老練了，對生命價值的追求，加倍迫切。牛津校園團契中有幾位基督徒對紀亞納特別關懷，用禱告和關懷支持他。紀亞納對團契活動有新的評估，和同學一起查經禱告，使自己靈命追求有一個肯定的方向。有一次他寫信回家給母親：「我現在回想在牛津第一個學期是完全為自己而活……當我跪在弟弟病床旁邊的那些時刻，才真正覺察到應把基督放在首位，為祂而活才有意義……我願意投身在基督的懷中。」過了幾個月，在一次牛津、劍橋、愛丁堡、格拉斯哥四校基督徒聯合會中，紀亞納正式將自己奉獻給主，他和一位同學一齊跪下禱告，二十年來，他彷彿只記得這次的祈禱是那麼簡短和真確。他向神說：「神啊，你知道我真正願意奉獻給你，一生為你和人類而擺上，阿們。」回到房間，牆上的警句「看哪，一切都變成新的了！」跳現在他眼前，他的生命有了新的開始。

當時，校園團契的主席奧華利 (Thomas Edgar Alvaree) 特別邀請紀亞納協助主日兒童崇拜，每主日兩人要走七里路去做兒童工作，他們不介意，還說這是往以馬忤斯的路程。

紀亞納的音樂、講道、恩賜從兒童工作的經驗中證實出來。第二年，奧華利在牛津畢業被主呼召去西非做宣教士。老友分離，難過是避免不了的，然而在紀亞納生命事奉的追求上，又開了一個新的領域。

在牛津最後的一年，紀亞納有機會和頗有聲望的校園勇士威爾奇成為室友，無論在靈命、學術、體育、生活各方面對紀亞納有莫大的幫助。期間又認識了來自美國的學生領袖穆德 (John R. Mott)。紀亞納也積極協助各校園的學生工作，接觸到不少學生領袖，更堅定了他在福音工作上的自信心。一八九七年，在牛津畢業後，他就一直想要到海外去傳福音。同年十一月，被英行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接納為宣教士。在等待期間，他經常接觸到來自埃及的傳道人，自己一位好友桑頓 (Douglas Thornton) 被差派去埃及向回教國家開拓福音基地。他日夕禱告，把埃及擺在主前懇切呼求，他的禱告蒙神答應了。隻身離家之前，他給父親寫了一封信：

「開羅是我現今的目的地，或許是永遠的目的地，我願意去更遠的地方，但我覺得現在不必去想它。我相信開羅是個要點，工作建立起來會影響整個蘇丹。開羅也是伊斯蘭教的中心，我要深入伊教，我要成為一個阿拉伯專家 (有點過分吧)，或者創辦一份阿拉伯文的基督教刊物，鑽研伊教。這些功夫，就算把一生放在開羅還不夠吧！」

隨著這個崇高的理想和清晰的異象，他在一八九九年來到開羅，那時他才是二十六歲的青年。

### 愛情翻騰

### 蜜月度於迦密山

在繁盛的埃及首都開羅學習宣教工作，對紀亞納不算是件難事。他也有學語言的恩賜，兩年後，應對非常流利。同工很喜歡他處事認真和敏捷，與生俱來的幽默感，很平易近人。但是在一個回教國家，宗教、家庭觀念與西方迥然不同，一個單身漢，很難深入家庭及兒童工作。他在想：「如果有一個適合的太太幫助，福音工作一定事半功倍。」一個適合的太太到哪裡去找呢？回顧年青時，有一位瑪嘉烈小姐常來家裡和其他弟兄姊妹閒談。他和弟弟鋼琴及小提琴合奏時，瑪嘉烈小姐也大膽地高歌一曲，多年不見，如今情況怎樣，無從知道，後來探到消息：原來瑪嘉烈已決定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很快便出發。紀亞納立即飛郵示愛，希望兩人能同心事主。愛奇妙，神的恩更奇妙。差會把瑪嘉烈改派到拿撒勒一個女孤兒院事奉，經過一年的通信、禱告，有情人終成眷屬。神的愛把兩個真正奉獻生

命的人連在一起。這個不可思議的婚禮真的在主耶穌的本家拿撒勒舉行了。紀亞納寫信給母親道：「婚禮的主題是：父阿，榮耀你的名！我們的婚禮以聖餐禮拜形式進行……多麼的莊嚴美麗，我們同心唱詩，共守主餐，多麼合宜和滿足。婚禮中一部分是用阿拉伯話，那位敘利亞的老牧師舉起雙手，真像一個大祭司。當我們走入拿撒勒街上，孤兒院的孩子捧著鮮花迎送上来。」

那天是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紀亞納已經二十九歲。

這對新人在迦密山度蜜月，細心確定前面事奉的途徑。神後來賜給紀亞納夫婦三子二女，家庭以簡樸、音樂、和諧、忠誠、聖潔為基礎。基督的愛，藉著這對夫婦、這個家庭，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擴散出來。

## 多才多藝

### 生命事奉多元化

紀亞納的音樂天才在牛津時已經眾所周知，到了開羅之後，以音樂進入人心的宣道法，使他的造詣更昇華。他可以左手彈風琴，右手同時彈鋼琴，如果沒有樂譜，他就臨時創作。原來瑪嘉烈也是個知音人，善拉小提琴。音樂為他們打開福音之門。

紀亞納能彈、能唱，更善指揮和作曲。他的天才橫溢，使音樂本色化。自從一九〇六年開始，他收集許多近東的音調，有些是回教傳統古樂，有些是尼羅河船伕曲，有些是敘利亞農村民謠，共三百種，編成歌曲，可以在崇拜時歌唱，使福音信息在動聽的樂聲中進入人的心靈，絕對不受西方文化的侵襲或渲染。

紀亞納最成功的是編印兒童詩歌集，使基督福音家庭化、大眾化。

四十五歲那年開始，紀亞納的福音工作又進入一個新領域。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世界政治、經濟邁進一個新里程。美國特派許多宣教士到阿拉伯國家傳福音，紀亞納個人的經歷和才幹，對新工場、新工人卻有莫大的幫助。紀亞納開始創作聖經話劇，訓練埃及青年人聯合演出，他將埃及的文化背景、風土人情融化在聖經故事裡面，以當地的語言和人物演出，驚動了開羅的文化界和藝術界。戲劇福音佈道的新方法，吸引了不少從不入教堂的人。紀亞納自編、自導的「約瑟與他的兄弟」、「逾越節之夜」、「最後的一晚」、「掃羅與司提反」、「以賽亞與希西家」、「以色列王與掃羅」、「約伯」等劇成了當時一種非常有效、動人的佈道工具，演出的成功可以和專業劇團演出「羅密歐與朱麗葉」、「仲夏夜之夢」等莎翁名劇相媲美。

有一次，「約瑟與他的兄弟」上演，雖然在一間教堂內公演，來觀看者超過一千七百多人。許多基督徒與回教徒都感動落淚，有一位觀眾後來寫信給紀亞納：

「你所獻給開羅的禮物是多麼偉大和美麗，對我來說，我實在受感至深。約瑟向兄弟們說：『你們每一位都是我所愛的骨肉』這句話時，彷彿耶穌正在向我講話。我靜靜地環視周圍的觀眾，也在沉思著：這些人也是耶穌的兄弟啊，祂也會來與他們每一位親嘴吧！」

很可惜，當英行會聽到紀亞納在教堂內演話劇這件事，根據英國的宗教傳統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不問情由，下令把戲劇佈道會的工作停止了。很多人為紀亞納而惋惜，他安靜的回答：「如果你是屬於一個差會的成員，你是要付一點代價的！」其實，他非常憤憤不平。了解他的朋友說，差會這個決定，實際上把春天的美麗和創新的喜樂從紀亞納的生命中排擠掉了。一夜之間，他成了一個老翁。

## 眼光遠大

### 福音傳入未得之地

將近五十歲的紀亞納，受到一連串的打擊，差會決定取消戲劇佈道不是個嚴重問題，更要緊的是宣教行政措施的抉擇。一九二一年三月，他突然接到妹妹愛麗莎逝世的消息，使這個多愁善感的哥哥受到極大的震動和傷痛。在禱告中，他從神那裡得到新的啟示，人生是非常短暫的，宣道眼光要遠大，不要受目前的打擊而氣餒，舉目向田，要收的莊稼很多。在埃及還有千千萬萬人未得到救恩，他勇敢地向差會提出挑戰。他寫道：

「我們必須作一個嚴重的抉擇。我們要認清英國聖公會來埃及的主要目的，應採取哪種宗教儀式、程序、方向和精神。我們務要重新估價、組織、振興，也要開始按立第一位埃及人為牧師，使埃及教會能夠本色化，努力發展成為一個無外國色彩的教會。」

對紀亞納來說，這封信只是表達一個英國宣教士的心聲，但是實際上，他的言論確是非常有力的宣告，獲得不少同工、同道的響應，更得到全體埃及信徒的支持。同年，紀亞納協助組成了一個「合一團契」。這是一個超宗教派的組織，也是一個多種語言的團契，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希臘文無不歡迎。紀亞納的性情溫和，各宗派的領袖都喜歡和他合作。一九二四年，學生運動領袖穆德博士到埃及和耶路撒冷。紀亞納鼎力支持，四處奔走呼召，使這兩個大會順利完成。紀亞納的名字，很快便傳送到全世界各地的學運領袖耳中，他的宣道創見和佈道方法也很快被其他國家採用。穆德博士後來發表了他對紀亞納推

崇的幾句話：「在芸芸眾生中，最難找到的是一位勇敢、真誠、不自私的顧問。紀亞納就是這樣一個人，我萬分敬佩他那高深屬靈的遠見和風度……他也是一個最會禱告的人。」

除了聯合性的聖工之外，紀亞納用許多時間栽培埃及新領袖和新興的本地教會。從五十歲至五十五歲這幾年之間，他協助埃及信徒創立了四間本地教會。雖然聚會的地方很簡陋，但是教會的生活非常豐滿，同時他極力推動按立埃及人為牧師。為了福音的廣傳，他多次不顧英國差會的反對，投身在建立埃及本色教會的大業上。當地的同工很敬重他。一九二五年，他替埃及教會領袖草擬了一份〈聖工草案〉，提出一些向回教國家傳福音的基本原則。當英國主教知道這個消息，立即下令要審核這些草案，免得影響其他宗教團體。

自從一九二四年搬家以後，紀亞納在安靜環境中致力寫作，發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和書刊。《生命的秘訣》，《學道入門》，《基督的神性》(1924)；《希西家王》，《四福音書中的逾越節》(1925)；《堅振禮預備》，《聖公會會友手冊》(1926)；《誰是基督教的創始人》，《阿拉伯語言學》，《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價值》，《安慰之言》(1927)；《加拉太書新註釋》(1928)。紀亞納的作品深受埃及知識分子歡迎。當時開羅最高級的阿拉伯文學評論 (Maktataf) 推譽紀亞納為「阿拉伯的古典詩聖」。

## 才情橫溢

### 文章議論動全球

紀亞納死於壯年。他短短一生，透過文字，生命力仍不斷彰顯。

紀亞納的文才是神的特別恩賜，他在異族他鄉，在不同文化人羣中能透過文字來宣揚真道，感化人心，移風易俗。自一九〇三年春開始（他剛達三十而立之年），就決心策畫一個「基督文化運動」，和好友桑頓博士經常禱告、商討、計畫、聯絡及游說，希望把這項大計早日付於行動。

一九〇四年五月，他首次回國述職及度假，就不斷為這項文字工作努力，更希望得到差會及親友的支持。牧師需要靈力，文人需要靈感，紀亞納兩樣都需要。有一次，他單獨來到蘇格蘭海邊，西眺愛爾蘭海，天正下著毛毛細雨，除了使人有點傷感之外，還壓來一層灰幕。

突然間一陣冷風迎臉吹來，使紀亞納像從五里霧中醒過來，海邊沒有人，他就高聲向大海呼喊，向神感謝和讚美。當晚的日記有下面幾句話：

「我向西風呼喊，是的，我用禱告的心聲向神呼求，讓聖靈的威力，好像這西風一樣吹入我的腦海中，我的心田裡……這確是一個回復青春的秘訣。神使我年輕了十年。但願這次青春重回的經歷，永遠在我心中……」

六個月內，他和老友桑頓為「基督文化運動」出雜誌、刊物一事，四處奔走呼號，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開始他寫作生涯新的一天。

紀亞納的文章流暢，二十四歲便發表文章。(註)他許多作品之中，影響全球的一本就是世界宣教大會一九一〇年在愛丁堡召開的會議總論。全書二百八十餘頁，把整個大會的歷史、宗旨、信息、現況、困難、影響、組織和展望編為一冊，供全世界各教會使用參考。可以說這是紀亞納對二十世紀神的國度一項大貢獻，也可見他和穆德博士的友誼，老早就建立起來了。

## 大戰爆發

### 巡迴佈道並勞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四十一歲的紀亞納有高度的愛國熱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曾一度想暫時不返埃及，在英國最需要青年入伍的急難中，從軍服役，但遭教會領袖力勸，應堅守傳道救世的宗旨。由於大戰不單影響國家民族，也危害各地佈道、教會及慈善工作，紀亞納和太太決定急回埃及照顧當地聖工。與此同時他的好友麥堅拿從埃及宣教區秘書長被升為主教，並調去耶路撒冷辦事處，所以差會要求紀亞納回埃及時兼任秘書長要職。雖然他已經過勞，但在戰亂期間，難找更合適人選，所以他樂意接過重任。一連串的行政、訪問、調查、巡視為他平常的宣教、寫作生活平添了不少苦工。大戰爆發不久，澳洲參戰，派出二萬大軍，集駐於埃及境內的金字塔周圍。戰區醫療站比比皆是，全部宣教士及聖工人員都成為戰區的醫療、救濟、安老扶幼的人員，紀亞納也成為一個軍中牧師，提供屬靈的輔導，經常向軍隊傳福音。這是他從來沒有想過的奇遇。他的職責，使他在戰雲滿布的日子，走遍埃及、巴勒斯坦各地。雖然戰火連天，物價高漲，紀亞納夫婦對來訪客人還是用愛心招呼周到。一位朋友報導說：「他們的家，真像沙漠中一個綠洲，充滿平靜和愛心，給人無限的鼓舞和安慰。」

紀亞納夫婦的小女兒就在這種緊張、混亂和惡劣的環境中誕生。這位小天使為他們帶來無窮的安慰和喜樂。

一九一八年戰火方減低，紀亞納可以回英述職，有機會和親友重聚，最重要的是與兩個留在英國讀書的兒子重聚。不久他又再去埃及。紀亞納專心牧養幾間教堂，因為他動人的講章，美妙的聖樂，牧養的愛心和崇拜的吸引，教會在質量兩方面都大有增長。

### 為主焚燒

### 壯年息勞返天家

從來沒有人會想到紀亞納會因工作過勞而生病的，連他自己也未想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冬一個早晨，他發現有一點發燒。那天他還去醫院探過兩個病人，回家後又說聖誕節的音樂慶祝會必須好好預備。連續幾個月咳嗽，翌年三月初照肺的報告令他非常失望，證實右肺有膿瘍，所以他立即放下教會的工作，和會友一同領了聖餐，就到一個寧靜的村莊去休養。由於病情急轉直下，一位瑞士醫生提議他搬入一所在沙漠中空氣清新的療養院，接受人工肺部治療。四十天的新環境、新方法，沒有把病情扭轉，只加強了他生命中的忍耐力。在病中，他的房間也變成一個喜樂的源泉，紀亞納夫婦也慢慢接納死亡的真實感。

一九二八年復活節後一個星期，醫生決定要為紀亞納開刀。其後兩周，天氣奇熱，將近華氏一〇五度，有一天還高達一一三度。他只是滿口讚美，護士不斷用冰塊、冰水解救，他還幽默地說：「感謝神，祂賜下冰塊，」又說：「我可能是世上最冰涼的一個幸運兒，因為沒有人比我有更多的冰水喝！」

為了使紀亞納有更好的醫療環境，醫生把他送進開羅綠島上一間美國醫院。大手術之後，也無法減除他咳嗽的痛楚。太太天天在床邊安慰、侍候。痛苦中的愛情是最甜蜜的，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五月二十二日的黃昏，他平安地進入永恆的天家。大兒子看著父親這樣安詳歸天，口裡發出感謝的心聲說：「你的喜樂是無人可以奪去的。」

紀亞納從來沒注意到身體的軟弱隨時可發生，或者說，想不到不幸的事會由自己親嘗吧！五十五歲那年，一個清早他安睡在夫人的肩膀，結束了地上的苦楚。他一生為主奉獻於埃及人。

一位埃及牧師留下一段寶貴的回憶：

「紀亞納約我在金字塔見面，我們共進晚餐，一同向著斜陽，漫步在沙漠的晚霞中。他提醒我已經到了四十不惑之年，希望我這個屬靈的兒子在傳道的事奉上至死忠心。我們一起坐在沙漠上，他說：『讓我們同心認罪。』他起來又跪下，為我禱告：『主啊，求你使

用我這個兒子.....』他還對我說了許多勉勵的話。我看見星星在天邊閃亮，我的眼淚直流，滴在沙漠上。這是我生命中一個奇妙的晚上，我深知主與我們在一起。」

註：

這裡只能簡單譯出部分中文題目(未必有中文譯本出版)：

1897 *Studies in Prayer* 祷告課題

1898 *Helps to the Study of St. John's Gospel* 約翰福音研究

1900 *Helps to the Study of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羅馬書研究

1906 *Life of Joseph* 約瑟生平

*Life of the Messiah* 彌賽亞生平

1907 *Abraham, Isaac and Ishmael* 亞伯拉罕，以撒和以實馬利

*The Gospel of Barnabas*

1908 *What Happened Before the Hegira?* 回教紀元的前期實況

*Egyptian Studies* 埃及叢談

*Life of Paul* 聖保羅的生平

*D. M. Thornton: A Study in Missionary Ideas and Methods* 桑頓生平

1909 *Inspiration, a Dialogue* 靈感的對答

*Life of Samuel, Ruth and David* 撒母耳，路得和大衛

*The Muslim idea of God* 伊斯蘭教的上帝觀

*The Reproach of Islam* 伊斯蘭教的譴責

1910 *The Verse of Stoning* 石擊經文

1910 *Edinburgh* 愛丁堡宣教大會

*The Eucharist in Historical Evidence* 歷史聖禮典範

*Science and Faith in Whom?* 科學與信仰

1911 *Egyptian Hymn-tunes and Notes* 埃及詩壇

*The Doctrine of the Unity in Trinity* 三位一體的合一真理

1912 *The Anglican and Coptic Communions in Egypt* 埃及聖公會和科普人聖餐禮儀

*Life of Joshua* 約西亞的生平

*The "Way" of a Mohammedan Mystic* 穆罕默德之謎

*Syrian Hymn-tunes* 敘利亞聖樂

1913 *Inspiration, Christian and Islamic*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啟示論

1914 *Al-Ghazzalis Mishkat Al-Anwar and the Ghazzali Problem*

*The Moslem Doctrine of Tanzih* 回教的永恆教義

*Vital Focus of Christianity and Islam*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焦點

1916 *Aspects of the Redemptive Act of Christ* 基督救世面面觀

*Preparation for the Holy Communion* 聖餐的預備

*God as Triune, Incarnate, Atoner* 上帝 -- 三位一體，道成肉身和代罪受死

1917 *The Metres of Arabic Poetry* 阿拉伯詩韻

*Egyptian Colloquial Arabic* 阿拉伯俗語

1918 *Ecce Homo Arabicus* 阿拉伯戴冠冕的耶穌聖像

*Mohammedan Tradition & Gospel Record* 穆罕默德傳統和福音記錄

1919 *The Last Supper* 最後晚餐

1921 *Joseph and His Brothers* 約瑟與他的兄弟

*A Class-Book of Arabic Accidence* 阿拉伯文化入門

*Passover Night* 逾越節之夜

1922 *Last Passover Night* 最後逾越節之夜

*Saul and Stephen* 掃羅與司提反

*Brotherhood, Islam's and Christ's*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手足情

1923 *The Good Samaritan* 好撒瑪利亞人

1924 *The Secret of Life* 生命的秘訣

*The Divinity of Christ* 基督的神聖

*Instructions for Catechumens* 學道入門

1925 *King Hezekiah* 希西家王

*Passovers in the Gospels* 四福音中的逾越節

1926 *Preparation for Confirmation* 堅振禮預備

1927 *Who is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誰是基督教的創始人

*The Phonetics of Arabic* 阿拉伯語言學

*The Values of Christianity and Islam*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價值

*The Book of Comforts* 安慰之言

1928 *Commentary of Galatians with a new Arabic translation* 加拉太書新註釋

*The Epistle* 使徒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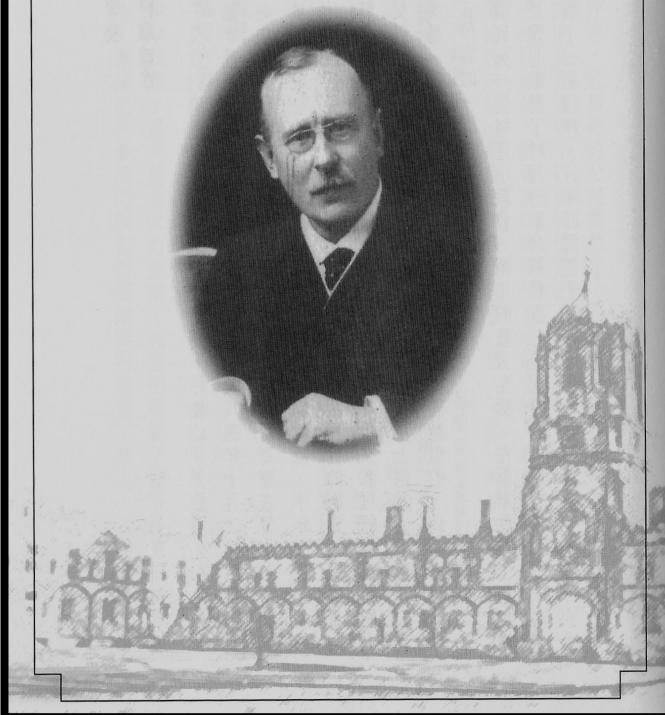
*The Message of the Fast* 禁食的信息

# 威爾奇

Paget Wilkes

(1871-1935)

「日本需要被聖靈充滿、熱心傳福音的工人。  
最大的需要是日本的衛斯理，日本的慕迪，日本的卯雷。」



## 母親早喪

## 發奮好學成才

在每一個小孩子長成的過程中，母愛是多麼重要，好像幼芽需要陽光和水分一樣。威爾奇十三歲那年就不幸失去了母親的愛。那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威爾奇的母親因心臟病去世，留下丈夫和四個兒女。威爾奇和哥哥留在家中，兩個妹妹要託親戚暫時扶養。威爾奇的父親是英國一個小村莊的窮牧師，中年喪偶，不單對他本人刺激極大，對四個兒女及整個喜樂的家庭也帶來拔根性的影響。威爾奇的母親是個有學識的賢妻良母，有藝術天分，又愛好音樂，多年來鄉村的生活如同人間天堂。威爾奇從父親牧會生活上學習

聖潔和忠誠，從母親身上則承受了藝術、音樂、敏捷和善良的美德。從母親的去世，整個世界好像要毀滅似的，幼小心靈的創傷，是難以用筆墨去形容的。

威爾奇的父親調到另一個村莊小教會，兩年的孤苦生活，在事奉的日子裡加增了不少重擔，他還是忠心地為了村民的靈命和長進，一周復一周地支持下去，心中亦默默禱告，求神賜下一個同伴，好叫四個孩子有好母親。兩年之後，神聽到了這個小家庭五個人的呼求，威爾奇的父親續弦了。孩子都因為新母親的鼓勵和愛護，慢慢又回復到喜樂的家庭生活中。四年很快過去了，小農村牧會的生活好像要告一個段落。兩個大兒子亦已漸長，需要更好的學校，威爾奇的父親毅然辭去鄉村牧師的工作，帶著全家搬去和妹妹一起生活，孩子也多一個人照顧。此後，威爾奇的父親巡迴佈道，也經常向附近的漁夫傳福音，在家的時候，每晚都有查經聚會。

母親死後，威爾奇唯一的心志，就是發奮做人，努力向學，希望將來有成功的一日。他用很多時間默想，在田間禱告，但是對人生的變幻，生死的矛盾，前途的去向未有一個確據。二十一歲生日過了不久，在一個培靈會中，他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確據，人生不管如何幻變，前路不管如何崎嶇，耶穌基督永遠是主。同年十月，威爾奇考入了牛津大學。

### 性情開朗

### 喜近貧苦大眾

威爾奇能夠被牛津取錄，當然是全家的光榮，也證明神聽了他多年來的禱告。在學業上，他很用功，課餘把許多時間放在校園團契和兒童工作上，古典文學書一大堆，但他那本大聖經老是在當中。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守晨更。大清早就起來，捧著聖經細讀，靜靜自己在禱告，然後去吃早餐，中國的王載也有這個好習慣，還聲言「不讀聖經則不吃早餐」(No Bible, No Breakfast)。威爾奇的性情開朗，孩子都很喜歡他，所以他特別樂意去協助兒童特工傳道會的工作，替他們開佈道會，教主日學，暑假聖經班，夏令營等，他雖然是牛津大學的高才生，卻完全沒有一點書獃子的氣味，反像一個受過神學訓練的小牧師。

威爾奇另外一個愛好是協助救世軍向貧苦大眾傳福音。他實在有點討厭那種太嚴肅的教會規條和習例，也不喜歡呆滯的講章和冗長的詩歌，他卻推重救世軍有清楚的神學思想，教人過聖潔的生活，與罪惡分離隔絕，為主熱心，愛人如己。去愛貧窮人並不是在牛津大學課室裡可以學習的一門功課，在孩提生活中，威爾奇早已親嘗了，現在以實際的行動去愛人，是他生命自然流露的表現。

## 熱心事主

### 校園屢受欺凌

威爾奇一進入牛津大學，就投身在校園學生福音工作上，他也結識了一班好朋友。高班的領袖極賞識他，提拔他，讓他早有機會參與事奉。同班之中後來蒙召被差派到海外傳福音有好幾位，在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困難中見證主。三年班時候的室友紀亞納，就是後來在埃及開羅工作大有成果的一位摯友。

威爾奇是個外向的人，他的信仰和熱心像火一樣，不能用東西包起來。他也有獨特表達的方法，「哈利路亞，讚美主」是他唇邊的話。如果在今天，許多人已經把「靈恩派」的帽子替他戴上了。實際上，他就是那麼單純愛主的一個青年。不過，在牛津這個高等學府之中，又是保守傳統的基地，如果言論舉止有所偏差，就會受多方面的壓力。

威爾奇是個街頭佈道家。他手拿著打開的聖經，口若懸河，一瀉千里。他不怕別人的諷刺、辱罵，面帶笑容把真理宣講清楚明白。在自己林肯學院內，也常找機會作見證。好幾次，同學把他房間裡面的用品都打破了，有時被幾位同學聯手打了一頓，又有一次被大水喉噴得淋漓濕透，但他只是一笑置之，若無其事。

## 夫妻相愛

### 同心共赴日本

威爾奇到牛津後幾個月便認識姬肯迪小姐。她和家人住在另一個城市，所以靠書信聯繫。五年後，兩人都有同樣的呼召要到海外去傳福音。在一八九七年七月十四日他們結婚，許多同學趕來參加。新郎自己作了一首詩歌，由會眾合唱，老友紀亞納彈風琴。這首詩共六節，其中兩節很能表達這對新人的心聲：

耶穌我主，威能降臨我倆，  
以愛以印，結連聖名之上，  
慈祥天父，保佑甘苦共享，  
良人佳偶，吻若聖火朝陽。

夫妻獻身，同赴東方禾場，  
活祭烈壇，犧牲若酒澆上，  
天降恩澤，飢腸滿足透暢，  
明光驅暗，主愛地久天長。

這對新人蜜月結束後，便啟程往日本。幾經舟車勞頓，沿途橫渡大西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然後乘火車到溫哥華，改搭華后號大客船，最終才到達日本橫濱。

### 堅固基礎

### 趕急拯救靈魂

初到日本，最重要是學習日語，適應環境和建立友誼。初時工作量還不算太重，只是協助同工白斯頓 (Barclay F. Buxton) 牧師在學校的教育工作。向學生傳福音正好是威爾奇的「拿手好戲」，但是言語不通，英雄無用武之地。靈活的威爾奇很快和一位當地青年做了好朋友。那青年的英語可以應付翻譯簡單的講道，就這樣，他開始了救靈的聖工。

抵達日本後只有三個星期，威爾奇帶領第一位日本青年加野歸主。威爾奇的名聲在該區傳開來了，邀請信日夕加增，要他去向學生佈道。

威爾奇太太亦投入福音聖工，抵步後兩個月，把家安頓好，便在家中客廳開始婦女聚會。第一次有十五個日本婦人來參加，會後還有探訪的工作，深入了解日本家庭主婦的生活、需要和苦難，才可以設法幫助她們。威爾奇發現家庭聚會很有功效，如果不必要翻譯，相信成果更高。於是，他決定在家中經常開家庭聚會，邀請日本傳道人來協助。當時一位谷口先生給他很大的幫助。他又經常到沿岸的小鎮去佈道，有一次，他來到廣瀨町主領聚會。頭一晚住在一間旅店，他描寫當晚的情形：「一入旅店，我們要彎腰鞠躬半天，走上二樓，坐在地上喝茶。我們做甚麼都要在地板上，如坐在地上，在地上吃飯，禱告時把頭叩在地上，睡也在地上，這點實在不習慣。因為地上的老鼠常走來向我挑戰，好像我侵佔了牠們的地權。」

抵日本第二年初夏，威爾奇夫婦在大阪工作一段時間，他們的兒子就是在這個繁盛的城市出世的。

威爾奇和同工白斯頓配搭得很合適。兩個人經常出外主領聚會，訓練日本同工，有時在山上整夜禱告。同工三谷先生曾經這樣報告：

「我們的聚會由早上九點開始直到下午六點，大家專心尋求神的美旨意。六點鐘吃晚餐，培靈會在八點開始延續到凌晨三點半才結束，一連幾天都是這樣。」

在境町，威爾奇有另一位好幫手健田先生。兩人在聖工上很同心。威爾奇很尊重這位年青有為，精明能幹的日本義工。「我經常向他學習，求他指教。」

短短幾年的傳道生涯，雖然是很艱苦，但是見到日本信徒的愛主、同心，威爾奇夫婦的心實在充滿感謝和讚美。

### 三重異象

#### 組日本佈道團

在日本工作了五年，威爾奇回英國度假，有機會重新評估過去的工作並策畫將來的方案。他知道老友白斯頓多年前提出過三重異象，要在日本推行。

他帶著三個異象回英，到處宣傳並羅致合適同工到日本工作，希望更實際地協助白斯頓把佈道工作推展和擴大。

白斯頓的三個異象包括：(一)日本需要救恩，使罪人得贖，出黑暗進入光明。(二)日本需要幫助，並聖靈的能力澆灌在年輕人身上，使他們成為有能力的傳道人。(三)日本需要工人，被聖靈充滿，熱心傳福音。最大的需要是日本的衛斯理，日本的慕迪，日本的叨雷 (R. A. Torrey)。

但是怎樣去實踐呢？威爾奇在英國度假時便把一個可行的方案訂好了。首先，他深知在英國要有一羣有為的日本聖工代禱勇士。其次，他需要一個在英國可以推動的聯絡網。最後，他必須得到更大的經濟支持。他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四出聯繫，組成了一個「日本佈道團」(Japan Evangelistic Band) 英國委員會，又羅致到一位執行秘書負起實際的推動工作。他們夫婦和小兒子由英國返日本的時候，神還預備了一位愛美達女士與他們同到日本，義務協助工作。翌年 (一九〇四年) 另一位同工吉拔臣先生加入事奉陣容，威爾奇開始用文字作媒介，使福音藉著福音單張和書刊進入日本人的家中。

由於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受傷人數甚多，從前線送回東京治療。威爾奇覺得這是一個傳福音的良機，所以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間，他開始了醫院探訪工作，向傷兵及家屬傳福音，用神的愛去安慰他們。日本同工健田協助分發數以百計的聖經和福音單張。在橫濱，他和一位史醫生合作到監獄傳福音。不久，威爾奇在神戶租了一間房子做福音堂，帶領不少青年人信主，其中一位日本同工英文水平相當高，後來協助文字翻譯工作，把好

些文章和書刊翻譯成日文出版。早年幫助傳譯的三谷，現在全時間奉獻，進入聖潔學院受造就。一九〇五年，戴亞先生從英國到日本加入佈道團行列，專心負責在東京的工作。同年，威爾奇邀請一位日本牧師出任監督職務，他是京都一間教會的牧師，熱心支持佈道團的聖工，所以經常到各處主持佈道會、培靈會及同工造就班等。一九一〇年威爾奇第二次回英度假時，白斯頓的三個異象很明顯地實現出來了。

## 親訪上海

### 鼓舞華人愛主

威爾奇的福音工作，在日本許多大小城市建立起來了。佈道團每年都有新兵加入，陣容非常雄厚，經濟實力亦日見加增。神的恩典豐豐富富的臨到他們。一位宣教士何愛儀小姐，單身在大阪工作，協助成立了十六間福音堂。威爾奇的工作越來越重，十多年來，日以繼夜的勞苦，到處佈道。現在聖工的範圍擴大了，同工增多了，行政工作日形繁雜。除了創立佈道團聖經訓練中心外，有些同工還開辦了一個「日出佈道團」專向日本兒童工作。幾年之間，英國許多教會內的婦女部增設「陽光會」鼓勵青少年為日本小孩子禱告，同時奉獻金錢支持「日出佈道團」。日本成功的兒童佈道家青木先生，小時候在主日學信主得救，曾到英國接受特別訓練，然後專心獻身為主，向日本兒童佈道，帶領不少青少年歸主。

一九二四年，威爾奇在日本工作了差不多二十七年。翌年，過了五十四歲的生日，他正式辭去在佈道團的職務，要到中國去。當時世界政局非常混亂，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國民革命軍遭受大大打擊；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上海英國租界學生二千餘人向日本內外棉紡織工廠的勞工抗議，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由於政局動盪，人心虛空、徬徨，傳福音、救靈魂是最好的時候。威爾奇夫婦接受一位由美國到上海工作的長老會教士的邀請，毅然離開日本，乘船到中國。七月份上海的天氣酷熱難受，加上反日、排外的風潮還未平息，威爾奇也不知道能夠在中國有甚麼貢獻。

神的安排是最奇妙的，因為神的道路不同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過我們的意念。在上海一段時間，威爾奇認識了石美玉醫生。石醫生在上海行醫，和胡理遵女士同工，也主持伯特利教會的福音工作，他希望威爾奇可以向中國同工講道。在全市戒嚴的情況下，開大型聚會是違法的，更是危險的。但是中國同工要聽威爾奇的講道，不顧安危，大家齊集了。威爾奇在台上充滿愛心和沉痛地大聲疾呼：「要向全中國傳福音，不能單靠西教士，必須靠中國人。」台下有一位二十五歲的年青傳道人計志文，他是伯特利教會的同工，在

佈道聖工上頗有恩賜。那天晚上，安安靜靜地在接受威爾奇的忠告，誰也沒有想到，「伯特利環球佈道團」在計志文心中已經孕育了。六年之後，計志文連同宋尚節幾位同道，創立了「伯特利環球佈道團」，為主走遍中國東西南北，廣傳福音，救人千萬。一九四七年，計志文在上海自己創立「中國佈道會」(Evangelize China Fellowship)，以「中國人向中國人傳福音」為口號。威爾奇的訪華，可以說在計志文一生事奉的旅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站。

### 專心寫作和禱告

### 雙手雙膝續作工

威爾奇在中國逗留了幾個月，然後回到英國，大部分時間用在寫作和禱告。將近六十歲那年，夫婦二人重遊日本各地及中國，親眼見到三十多年為主擺上的勞苦功效，便心滿意足。有三本他寫的書：《信心的威力》，《成聖的功夫》，《偉大的救恩》，都已經譯成中文，暢銷中國各省。其他的書如《榮耀的能力》，《生命的威力》，《羅馬書註釋》，《事奉的威力》都深受讀者歡迎，好幾本還翻譯成俄文、法文和日文出版，影響至深且大。

一九三四年四月，威爾奇還被邀請到北愛爾蘭著名的世界宣教大會講道，回來便一病不起，最後搬入療養院治理。夫人日夕陪在身旁讀經、禱告，過著在地若天甜蜜的晚年生活。當夫人在他病床前握手吻別那天（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威爾奇這樣偉大的一生，就此完全為主燃燒。